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8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楊訥 李曉明 編

集部·第八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七 總集類一

玉臺新詠卷一

徐幹室思一首

沈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慊慊常飢空端坐而無為髣髴君容光其一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為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其二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颻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

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
何有窮已時其三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歎息
君期慰我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
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其四思君見巾櫛以
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覯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
立悁悁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如比目魚今隔如
參辰其五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
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

㚟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其六

情詩一首

高殿欝崇崇廣厦凄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蹰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為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鷰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篋中集　　　　　　　　總集類

浚士逢天寶之亂置身仕隱閒自謂與世聱牙不肯作綺靡章句先輩譬之古鐘磬不諧于俚耳而可尋玩今讀其篋中七人詩亦皆歡寡愁殷之語不類唐人諸選然磊砢一派實中世所難宜荊公選錄不遺也或謂浚士自作編入別集繆矣戊辰春分日湖南毛晉記

國秀集　　總集類

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其詩之次自門下三品李嶠至進士祖詠凡九十人挺章二篇穎五篇亦在其間內王灣一篇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題曰次北固山下作而殷璠所撰河嶽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歲月稍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此集唐書藝文志洎本朝崇文總目皆闕而不錄

始三館所無浚儀劉景文頃歲得之鬻古書者元祐戊辰孟秋從景文借本録之因識於後龍溪曾彥和題大觀戊子冬賀汝錫得於曾氏名欠一士而詩增一篇

是集既無定本懸之國門更無散帙廣之鄉塾景文氏僅僅覔之夕陽亂流中奚啻元珠赤水弟據曾氏跋云名欠一士兹且虛列三人如呂令問敬括韋承慶是也又云詩增一篇兹且復合樓序篇什亦總非

芮侯真面目矣非敢傳訛聊以存舊云爾戊辰寒食

後一日湖南毛晉記

松陵集　　　　總集類

嘗考皮襲美文藪及陸魯望笠澤叢書俱不載唱和詩卷因襲美從事郡牧與魯望酬贈積成十通别為一冊名曰松陵為吳中一時佳話爾千百年後僅弘治間重梓又漫滅不可得使海内慕皮陸之風而願見玆集者謂吾吳好事何余特購宋刻而鋟諸棗不特松陵為吾吳之望也道義志氣窮通是非如兩公者可以相感矣海虞毛晉識

二皇甫集卷六

奉寄皇甫補闕 又作張繼寄孜叔

京口情人别久揚州估客來踈潮信潯陽來去相思無處通書

搜玉小集

塞外　　徐彥伯

十月繁霜下征人遠鑿空雲揺錦車節海照角端弓暗雪埋沙樹衝飈卷塞蓬方隨膜拜入歌舞玉門中

按通志通考猥云搜玉一集廼唐人選當時名士詩俱不載何人部署共計三十七人詩六十三首第其中先後不倫彼此相混如元成諸君子互虛一二而延清輩又各浮二三甚者名存詩逸胡鵠

三人更可訝也間閱唐紀事諸書洎宋元舊册因考其世次稍及章句如十五嫁王昌一首北海吒為小兒無禮至今咄咄逼人久混崔澄瀾司勳氏寧不吁屈洵如此類未及悉舉若延張泫誤張炫徐晶誤徐畾其諸姓氏隨點次釐正謹列目次於首以竢覽古者再加詳焉戊辰上巳日湖南毛晉記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二

宋 李昉等 輯

判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碁門二十八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賓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棊

圍棊判二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討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絶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吴㑋之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况秘緯有府寫

書置官僃討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罔乃齊於徐疾覽之縏文豈將鳥以覩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聟肘惟甲斯篆非罪勿藉

同前　　裴𠋫

底禄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致於文字工彼汙簡嘗覩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徵乎考試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絶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

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流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得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令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㸎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令之簿訴將侯片言欲遲𩧐文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

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實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辦以功庸之劾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簿訴須緘縢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戢職工寫為務理宜不僣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與拔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則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中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𤨏文鳥跡遂成模楷閉汲郡之塜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王府掌握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晷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閑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閑而變華髮自後而絶鄉黨以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闕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文之宏模蹟勝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搆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棄葉蓋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曈曨之畫閣式題飛牓方呈鵲反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驚素業

埀堂取誠誠欲謹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章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思繼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茍異因緣之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

援毫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賜綠而難數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許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許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筭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筭所司補丁為卜筮

生補乙為歴生詐稱歴生六年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若詐不伏

對　康子元

趨逵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王衡之度俱閑瓦兆之占二十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徒稱易就詐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討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筭乖允當各

叅爾位無或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隣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元稹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

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屨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過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修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修訴云蓋伎術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覩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願知分野思變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其禮同彼算生以覩七宿之功援引六厤之事尚乖著業從爾受財雖勤望於束修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頗同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為難束修既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曲藝就彼師資隅際樞衣以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丈須稟先生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茾非伎斯為妄矣在三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牓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實劒於豐城天上膳星識賢人於潁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束修是徵所務雖殊於茾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

成博物計天儀而不差裨寵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塗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輙此薄言須科虛詐之罰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說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探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曰服膺東修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

庚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覩生知鍾師業銀河究轉轄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修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合有束修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

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毁方瓦合判

太學官後稿作得太學博士教冑子毁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本不許

對　　呂頲

國家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情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採儒行之辭俾從瓦合同思絜矩之道

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尊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誡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爲易由是請從司業之規

無取學官之見

同前　　元稹

敎以就賢雖無黜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已君子不罷須懷虚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譬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情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闡立身之本傳經作誡寧違從衆之規惟彼國庠典夫冑子以爲公侯之裔自表海中謂其禮樂之家難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圍鑒

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劂司業以訓導貴别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寛何傷瓦合敎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覩作集學者所宜避之勸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垜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

選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泮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强飲强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趄趄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許之又益耻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睠彼夏卿置兹列校行乎歴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戴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戰勝戴鶡與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

有司之罰

賓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實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其眾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實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將修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屆宜展敬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

降之際既匪僭於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
貴者且不曠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邢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末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
陪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蘩或獻何射於澤
宮誠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

嘉賓之心射侯無間事旣殊於借上辭未失於諫光覆視前經誠爲末害

同前　　穆贇

將欲覿德式從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蘩之節揖讓而進盃大夫之耦旣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爲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爲間庚爲稽古或乃謏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賔賔不拜前云帑皷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闕名

周公制禮玉女媵規吐飛雹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賔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輙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

挂踈羅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禮詳文將謂為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受與人奕碁閛冦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肅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

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静析邉城焉得留翫奕碁槐師亭候懐斵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彰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邉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戯雖費𥙷不暇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徒羡一枰之上空闕懐陴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乗

驄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彝憲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六

宋 李昉等 輯

判

祭天地獄瀆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五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三道　　祭社不奏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奪其俸禄訴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對　　闕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正詞孚聖德於上帝牲牷肥腯降景福於明神機象

既陳匏竹攸設所司淊職寧闕禮經三獻或陳且不乖於祭法九成既奏何必在於由庚苟其辭亡而樂在何必歌詩而知樂遽兹奪俸無乃非辜彼有辭焉捨之可也

祭地判

有司以隂祀用騂牲廷尉議罪云牧人不供

對　　闕名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辦以騂牲類圓

德以蠲牲奠方祇必齊躬以祼將咸先甲以從事令乃居陰位施陽禮紊百代之則循一時之宜豈惟不嚴於神實乃有觀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展敬況在唐堯之朝守禮祭之秩而享祀顯若牲牷肰如固可捨其不供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献人數未便陳玉徹奠監祀糾其失儀甲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闕名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懲乎物實受其祉甲歆司人事著宗伯嘗執燭以獻數亦斁玉而僭儀何肆無稽之言用虧有恒之典雖雅有泂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璀萃在祈禱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則多既靡終於舊章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觀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同前　劉廷實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㨿㫖望及諸幽待以精誠同來當日甲司小職謬乎大義盟而從事情初寓於夙興燭以終歌理乃失於明發獻牲雖莫禮玉未陳苟蘋藻之可嘉將珪璧而何用雖氣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歲徧祈禳將從雲漢之祀入刑自通於秪玉禴罰不假於鈞金

同前　　　　程廷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乂所以陳玉帛奉粢盛敬盤而郊方

祈歲稔既豐沃以告虔爰執燭以抵事蕭韶始奏謂丹鳳之來儀奠獻乖方實鵜鴂之是問禮虧陳玉祭則徹懸雖以歲美為辭其如失禮貽譴在祀之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為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將焉饗故博碩肥腯無禮不足為豐潢汙行潦有禮不嫌於薄雖既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為徹奠有年雖不由玉無禮誰受其羊覽甲訴之詞覺其小失

詳監祀所糾頗為合宜

同前　　闕名

天垂象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於甲有事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祈莫大之福遂能就盥除穢用燭明儀既俎豆而式陳奠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不已其難捨諸

祭后土判

仲冬有祀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云金錫之罷

對　闕名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爾職斯謂守官國家展禮汾陽祈穀雁上享祀不忒威儀孔昭薦鼎已覆於黄雲配祖必資於清奏神人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進不失旌樂之時義其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兹六變以出地祇何得外此八音坐罹天討曲誠有誤問

廻顧於周瑜聲無可聽閑疑稱美於吳札法司按罪其如有詞請從用錮之刑捨此援拵之失

祭社判

宋元君叩鄫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對　李廷暉

罇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膺玆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為貴怨嗟尚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令和鄫生之血以充

勾龍之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馬可用人牲諫前非恤事不遠原情據罪在法難容告以爲妖或亦未可永言其雪須寘於刑

同前　范仲邕

臧蔡用隱無字與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馬先猶不用馬人社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很惡有大而必陷善無細而必違遂取鄫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多或人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

後進攸則一作行宜投正法庶茸來犯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受脤攸行同盟之君先尊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鄫子於次睢旹唆宋主將蹶由而釁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静思令者元君鄫子生事有符於畏辰何不仁於太甚生鼻取血誰其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春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為妖仍將未得況明君有道弓矢載櫜坐九

重而納隍恐萬姓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太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為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勾龍作配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鍠鍠雲門寔是天樂備物致用覺明鳳之不飛感靈動幽一作衍識潛魚之入聽是知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

丕祐國家九變具設六府孔修羆陶匏而不奢聲鏗鏘
以合雅洞酌明信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劇之
諫魯列聖數典則有其義商均不奏豈為失禮

同前

五土為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
國桑典主司常儀方今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
之禮從防晴室之敢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豈帶在
席以表至誠之歎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音

何握蘭而妄舉內者不疚其詞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𦏓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稱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賓符作氣

雖久歆於無恤況辜受取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
謂其宜誠合没齒無怨豈為噬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
飾非敢陳愚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寶符武侯圖以兵勢是
稱靈鎮且在祀典眷此宗伯用祭礿寒黍稷惟馨德之
是賴牲牢不謹職爾之由苟失沉埋之規何班咸秩之
禮匪黷而慢宜其不歆自孽至尤將欲誰咎請從宜指

之按以塞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秀宏通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懇而諸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穰穰而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沉辜之迹實鍾習均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日之斯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叅軌云

不知御史學優竹帛榮髙衣繡既覩祠祀之差遂推一作

按簡墨之糾諒為昭範斯得罪人

同前　　　闕名

能興雲雨山川有咸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兹魏國有虞廵狩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幷於代郡干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或闕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封割所

司有事故實無稽沉旣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
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遽祭詞而直對不有丕𢿱何徴
反覆禋物徒施職業廢褻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一作泉

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閭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營一作無

州刺史罪不伏

對　　　　　　　　　　　　　閻抱庶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
官千里宣風之職只如無閒峻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
須崇望秩自合顯若覩蠱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
不預祭自貽厥咎何逭其愆行睽奠祭之規坐招法司
之議準法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實建司牧既班禮樂復典山川尊夏后之前
謨佐皇朝而作乂且醫閭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歳以薦

誠或隨時而致享克數斁若或備牲牷國之大儀允有常憲眷言州將奚紊舊章涓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預自貽伊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為小祀去黍稷之非馨存乎明德採蘋蘩而式薦將以昭儉未爽正途難貽濫罰片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鞫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八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杜甫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迕(集作忤)聖旨即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集作憨)恕捨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比屢懦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面(集作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眾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覩琯之伏（集作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集有於字）玷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衂覩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集作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罪（集作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
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閤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輯

端午日上所知劍啟

李商隱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厎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
盛傳自道流頗全古製未遇良工之鑒嘗為下客所彈

龍藻雖繁鵜膏稍薄敢因五日仰續千齡廁玉玦于君侯擬象琛于天子所冀更蒙千涯重許三鄉一作卿使武士攘鋒佞臣喪魄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有漢相之策勳腰而上殿嘉辰祝願平日禱祠伏惟恩憐特賜容納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李商隱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紉針未至愧李固之奇表異王衍之神手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

常慶挺賔逺比趙公三十四歲集作年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虔尊重實用兢惶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輯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堯舜傳之舜以

德禪者也桀放於湯紂一作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終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

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注之著書者有元帝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繫於地哉立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恐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

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薤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一作者）登山而餓恐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

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僞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唐文粹卷十一

漢隄詩一首 并序　盧肇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齧襄隄以入既沉漢鄧遂滅峴趾棟榱且流壓溺無算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爲大塗餘民棲于楚山號不敢下餒躓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憂曰襄惟東南實介荆江若氣不息吾躬曷瘳今天下降下之下災于有漢庭垣盡瀦齒骼在淖有嬰墜井毋實號之今襄臣盡墜吾號尚及哉洛乃卿士疇能

振之以易吾亂咸以地官范陽公舊理南奧島夷率化甘于民心俾踐于襄必克厎乂上俞以往公既至省漢之溺由舊防之不固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屢犯襄郛惟是為甚既魚士庶災莫能弭孰為遏之募民新漢之隄食敵其功資三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郛縣半百里明年春隄咸公具以疏上大歡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而舒蘇不知襄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熒澤齊桓公帥

諸侯城緣陵以居之而衛國忘亡君子是以稱桓公之德今公之為是隄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況宣天子之慈以生厥民畧齊桓之尚哉噫五材之生沴也必極于物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況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于樂府惟漢亦有瓠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史克請於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

族也肇於公為族孫幸力於文所不宜默惟峴之碑曰羊公惟隄之詩曰盧公是古今之相光昭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陰沴奸陽来暴于襄汩入大郛波端若鋋觸厚摧高不知其防駭潰顛委萬室皆毀竈登蛟鼉堂集鱣鮪惟恩若雛毋不能于洪潰既涸閈閎其虛巳隳我堵以剥我廬酸傷顧望若踐丘墟帝曰咨嗟朕日南顧流災降愍天罰台怒滔滔襄邦捽我嬰孺於惟餘吒飢傷喘呼歔

斯為淫痍孰往膏傳惟汝元宰僉舉明哲我公用諧苴

茅杖節來視襄人燠（許六切）烋（許又切）提挈不日不月咍予

抃悅乃相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圮由東訖西公曰嗚

呼漢之有隄實命（性命之命）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具鍤

與畚漢隄其新帝廩有粟帝府有緡爾成爾隄必錫爾

勤襄人怡怡聽命襄滸背囊肩杵奔走蹈舞分之卒伍

令以麾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登登橐橐周旋上下掖

峴斲楚（楚峴二山在襄南）飛石輓士舉築殷雷駭汗霏雨疲癃

鮌獨奮有筋膂呀呀來助提筐負筥不勞其勞雜沓笑語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旣成蜿蜿而平確爾山固屹如雲横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公之隄昔在人心旣築旣成横之于南蔭諸不竣此門不深今復在玆于漢之陰斯隄已崇玆民獲祐覻童相慶室以完富貽于襄人願保厥壽緊公之功赫焉如畫捍此巨災崪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昭示厥後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園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顧一促膝悒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亟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不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敝乎一垣而死生以隔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而半

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廿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别操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聯緜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兹予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二章云

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覯止本不信巫而

亟言是履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我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唐文粹卷十四下

雜詩二首

儲光羲

秋風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寥掩圭蓽夢寐遊蓬萊琪樹遠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

吹簫管素女飄颻來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
襄王獨好雲陽臺

唐文粹卷二十

歲星居心頌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閳於下其有不
迪不吉不廷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腌然而化春三月
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色黄明潤大光澤帝位間

積五十餘日詔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諸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里覆露萬民洽浹生類恊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騭大化昭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冦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

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
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獷俗嘉瑞寔祥紛委狎
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措職求之如已失然後
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寘驅一代爲紀誠接萬靈於明
庭斯又登邁遂古光昭開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
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
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

尚孝仁人無厲疵俗以年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唐文粹卷三十九

憲宗聖武章皇帝謚議　　裴度

王者崇高以配天廣大以法地章明以象日月誠信以

合四時伏惟憲宗皇帝稽古法天自家型國元和燀威霆擊篡掃戡夏剪蜀擒潞殄吳夷蔡取齊朝滄納定開千載之昌運平六合之梗俗其動也用軒轅之干戈其静也戢武王之弓矢聖神之道至矣若乃多士濟濟任其器畧文武俊傑畢力致用綱目張而萬化具斟酌明而百事宜委庶務于廟堂之上壽百姓于循良之府哀惠困窮省徭役尊禮耆老約已恭儉採納羣正聽斷精慎伊古以來罕與倫比按謚法兵禁殘暴曰聖應變

無方曰神洪度大明曰章爲人除害曰武慈惠親愛曰孝今謹上尊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謹議

唐文粹卷四十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宫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武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亦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踈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

長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文粹卷九十九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以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減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為予言之予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虗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

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
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
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
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
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
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
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弗憚復取刃殺市者
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

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唐百家詩選卷十三

王建下三十六首

春燕詞

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緑池西家井飛鳴當戶影悠揚一遶簷頭一遶梁黄姑説向新婦女去年墮子汙衣箱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巢在求食慎勿愛高飛空中飢鳶為爾害辛勤作窠在畫梁願得年年主人富主人故池

高池高閣上連起荷葉團團蓋秋水主人已遠涼風生舊客不來芙蓉死

古宮怨

乳烏啞啞飛復啼城頭晨夕宮中棲呉王别殿繞江水後宮不開美人死

關山月

關山月營開道白前軍發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兩堆骨邊風割面天欲明金沙嶺西看看没

贈離曲

合歡葉墮梧桐秋鴛鴦背飛水分流少年使我忽相棄
雌號雄鳴夜悠悠夜長月沒蟲切切冷風入房燈焰滅
若知中路各西東彼此不忘同心結收起頭邊蛟龍枕
留著箱中雙雉裳我今焚却舊房物免使他人登爾床

宛轉詞

宛宛轉轉勝上紗紅紅綠綠苑中花紛紛泊泊夜飛鴉
寂寂寞寞離人家

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暇縫蠶廢簇白頭使我憂家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為取傍人語豈道如今自辛苦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上鄰家機

祝鵲

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

古謠

一東一西壠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一顛一倒池中麻

海人謠

海人無家海裏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

七夕曲

河邊獨自看星宿夜織天絲難接續抛梭振鑷動明璫為有秋期眠不足遥愁今夜河水隔龍駕車轅鵲填石

流蘇翠帳星渚間環珮無聲燈寂寂兩情纏綿忽如故

復畏秋風生曉路幸回郎意且斯須一年中别今始初

明星未出少停車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偪偪仆仆春冰裂

磊磊落落桃花結

獨漉歌

獨獨漉漉鼠食猫肉烏日中鷀露宿黄河水直人心曲

會稽掇英總集卷三

蘭亭

上巳日會蘭亭曲水詩序　王羲之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謝瓌　卞迪　丘髦　王獻之

羊模　孔熾　劉密　虞谷

勞夷　后緜　華耆　謝藤

任儗　呂系　呂本　曹禮

清江三孔集卷二

唐明皇論

唐明皇之治盛于開元之間而衰于天寶之際自有唐之名臣崔羣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則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則亂為是說者固深知治亂之源者也雖然任君子則理任小人則亂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也臣嘗以為天下之治亂豈特繫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為有以自速之耳葢崇清淨慕無為者

開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致也何哉人君据
崇高富貴之地提殺生予奪之柄身居廣宮口享備味
目視天下之美色耳聽天下之善聲凡所以順心意快
嗜慾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驕其
情易肆其恭儉遜謹之誠易壞其淫佚奢汰之氣易生
而古之賢君不志乎是者以有天下憂之累其心也惟
天下之憂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后食夜分而
寐未旦而蚤起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計

猶不自以為是况有暇于燕遊之樂聲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後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驕其志也故後世稱堯之德者曰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彼豈特有愛民恤物之盛德夫然後兢兢若此耶亦其勢然也明皇中年惑于道家之説晏然深宫之中屏思徹慮將以游心大庭追迹姑射則天下之憂固以不置于胸中也以人主之尊富安榮而又加以天下之憂不置于胸中此固盤樂侈汰之所由生也于是女謁之險詖得以亂其

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將得以開其辯聚斂之臣得以信其說而明皇方且默然于上視天下之勢日入于壞而猶未知恤也此其所以遽至于天寶之亂也歟昔梁武帝溺于沙門之學而臺城之禍起至唐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說敗然則釋老之學果無益于治也而祇于亂天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治天下者可不戒哉

唐文宗論

或問曰史臣稱文宗有帝王之道無帝王之才考文宗之事實則知史臣之説未盡然也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為剛厲之為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奮然而處萬事之變重輕淺深無不當也虞舜誅四凶四凶不能逭其罪成王誅管蔡管蔡不能肆其奸此得人君之道者也成帝猶豫于王氏靈帝喑嗚于宦官謀泄釁生反受其病此失人君之道者也文帝以萬乘之威羣臣之衆不能誅除二三

閽童遂使變起宫禁毒流京邑而社稷有不測之危此殆有成靈之餘風而謂其有帝王之道豈不過哉雖然史之所稱文宗者道也所不稱者十之也道者人主之所宜守而才者道之一物耳譬之于車衡軾在前輪輻在下益軫處中人皆知其為全車也六者有一不備于其間則車之用闕而不全矣然未害其為車也天下之事謹而守之謂德通其變之謂才德盛才高道之全也不幸而二者有一不足則非道之全矣然猶未害其為道

也文宗之料事無漢武之聰明其臨難無唐太宗之果決一旦怪變横發于乘輿之前拱手而不能制坐受凌辱以終其身有帝王之才者固如是乎至其克已以儉臨下以恭為政以仁事親以孝此則人主所當脩飭者也而文宗能有之謂其道之全不可也謂絶無帝王之道將昔者周之康王漢之景帝皆承累世晏然之後拱已而守之後世稱頌其美至今不絶于口文宗能至乎爾而無赫赫之名者所遭之時有不同而已矣使其居

無事之世豈不足以為守成之主哉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四時白紵歌　　沈約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予夜長未央歌白紵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瑶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懽無極

歲時雜詠　　總集類

歲時雜詠序

歲時雜詠乃宣猷公所集也前代以詩雄者俱羅入集允稱廣博然本朝如歐陽蘇黄與夫半山宛陵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辭章直造風雅籓閫端不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代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鋟板以廣其傳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

驗人用意工拙豈小補哉紹興丁卯冬月眉山蒲積中序

歲時雜詠卷九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　劉長卿

月晦逢休澣年光逐宴移早鶯留客醉春日為人遲莫草全無㚅梅花遍壓枝政閒風景好莫比峴山時

正月晦日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唐　庚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著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别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前此半痴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

歲時雜詠卷四十三

正月閨情

宋　祁

正月金閨裏風微繡户間曉魂憐别夢春思逼啼顔遠

砌梅堪折當軒柳未攀歲華應北上何日度陽關

大樂府正月詩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

王歌曰

煌煌者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將與予兮生毛羽兮起騰青雲蹈梁觀瑶光兮過北斗兮馳乘風使玉女兮含精吐氣芝草嚼悠將天相保

十二月歌正月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

腹中歷亂不可數

正月二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塗中成

司馬光

並轡出都門蒽蘢日欲昕野寒餘宿雪樹暗濕春雲稍望郊原近先憂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羣

萬首唐人絶句卷七十一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王母西歸方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

宋文鑑卷十一

長嘯却戎騎賦 清肅閫外戎騎潛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静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亂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晋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戎戰數挑勝不可以近决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之謀乘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徴角更變宫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

長吟故異鷄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
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爲之戚服而去吾不爲
之泰亦任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横行塞
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自娱騎雖爾衆顧視而如
無既傾聽以知漢乃却步而爭塗若楚軍夜遁之時聞
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
爲衆歸尚力者必自匱此以安而得僞彼以彊而失利
因惟口之出好致强敵之返轡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内

面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邉兵
遂潛葢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
宜共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
百姓之助勢之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著撤
幕南之王庭威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
為西北之慮

郭子儀單騎却敵賦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却敵葢臨戎而示情四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冑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西戎内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
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折重圍之慹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秉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挼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
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
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戎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挍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掾鞍以出若乘擒虎之總失伏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之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逮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怴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之良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嚴威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嬖頗創病以何長苻秦兮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

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二十三

明皇　　鄭獬

四海不摇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羌

羯皆冠冕豺狼盡子孫潼關兵已破會憶老臣言

宋文鑑卷二十八

答陳述古二首　蘇軾

漫說山東第二洲棗林桑泊負春游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卻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

宋文鑑卷六十三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榆塞時巡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邉氓徯后之心增壯士干霄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奮揚於組練遂底定於邉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在殊方罔知臣服敢因膠折之候輙為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著風行之勢尚遲電埽之勲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廵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

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敵土靜滹沱之浪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燕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日月之照無私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宋文鑑卷九十六

治戎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為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

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吳楚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
勝中國之於吳楚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
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
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
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内小大之
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茍天之所長地
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
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

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

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

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此固至當不易之理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宋文鑑卷一百六

議正治

國之所以正者大臣持其綱而君實制之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司庶執事孰敢不壹于正一有奸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致使皇極之道壅而不行於是陰淫之氣上應於天地震屋壞日食歲朝雨晦風霾並歲而至由任小人而然非無故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抜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

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由是則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斯正氣之所由勝乎不此之務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雖日勤萬幾究何益於治乎

古文關鍵卷下

公會戎于潛論

紋體好前面閑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成乃筆力高人處

遠人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治不以道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以恕待人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

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于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非聖人所深取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

楚亦未必為聖人所甚惡也齊晉之君非聖人所深取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必聖人所深惡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齊晉之國不同於秦楚而為齊晉者萬不可出於詐力也齊晉而不出於詐力則予之又當何如哉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為聖人所不予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説也故曰王者待人以恕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其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深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

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褒貶甚嚴而其待人亦恕大道之行也聖人一王者而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上

賀陳丞相啓

伏審蔽自淵衷寵還魁柄敵人南下運籌思漢傑之才丞相西來奠枕慰周京之望敵情未戰而先阻師氣不作而自強竊以大寒而始衣裘雖失禦戎之備巨川而作舟楫豈無濟世之才是故雍熙河北交兵而趙忠獻復践於首台定康陝西用武而呂丈靖再登於元宰覩八荒猶閫閾爾訖底咸寧仰二公若神人然詎令專美

方醜類犯邊而孔棘致冢司虛位以誰籌事有至難類拯溺救焚之舉人惟求舊屬扶顛持危之英恭惟少保僕射相公一代真儒兩朝元老皐陶邁德佐堯舜而陳謨蕭何大功等閎散而爭烈

賀湯丞相啟　　宋仲山

對揚宸冊登用總宰依兩朝日月之光華得千載風雲之感會龜鼎增固朝野清和恭惟僕射樞密相公德根天淵忠衛社稷翼游雷而出震霈霖雨以濟商進膺虛

左之求深聳處中之望蓋家職有闕惟仲山甫能補之若世事劇談見管夷吾無憂矣故威名獨重於它相而風采益動於遠夷揭機柄以不移煥台躔而愈耀用真儒無敵天下遂有若周公之功約諸侯先入關中必能堅高祖之意中興可待遠業攸歸其久託洪鈞欣聆顯命屬遠縻之使指仍阻綴於賀班九列無堪固難入翹材之館三書欲上願將登先範之門抃躍之私敷陳罔既

賀張丞相啟　林豈塵

欽膺宸冊進陟台衡聳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爲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維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商野之霖以蘇厥旱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鵷閤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沉厚有謀蓋惟是倚毗之重如非烟祥風而物被緣飾若青天白日而人知清明方慈幃之倚平值敵首之送死首顓廟筭用堂上之奇兵

坐攻賊營起舟中之敵國逮相重華而協帝悉將衆美而効君具隆巖石之瞻勇遂急流之退大臣惟郭令身獨係乎安危外國於晉公使每詢其用否適丁多故允賴壯猷詔指使軺繼催入覲命圭相家仍即外除遂膺東魯之封併秉西樞之柄方駕馭諸帥無飛揚跋扈之雄將摠領羣公有輔贊彌縫之度庶幾復文武之境土豈但撻秦楚之甲兵其夙賴洪鈞聳傳華渥巖廊揆策方圖開闢之勲清廟薦詩願竭揄揚之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四

賀吳端明啓　　毛伯顏

受任塞垣建齋壇之異効策勳幕府增秘殿之隆名邸日載傳輿情胥慶竊以憑兇逆寇怙亂妖雛辜含育之大恩瀆堅盟之信誓當牝馬護牧之際為蜂蠆起懷之謀獻厥兇徒恃其狡衆狐鳴鴟噪忽驚秦隴之依居羊狠狼貪乃覘岷梁之重阻人祇共憤宗社降靈謀元帥而作三軍久專委寄用真儒而奠四海果見勳庸內輸敵

悃之忠獨妙指蹤之算陳師鞠旅號令精明折馘執俘師徒奮厲摧鋒得㑺乘驛告功聆凱獻之均諧感宸衷之悅豫天臨廣坐歡聲穆篤鷺之朝風動連營壯氣作熊羆之士懿茲想賞誕蔚僉言恭惟某官躬周公三年之征行方叔六月之伐折衝綏遠有郤縠之詩書料敵出奇本荀卿之仁義奉行天討感格人和惟茲克壯之猷皆本彌惇之學壑坡演潤早開綸綍之光纂轂抗棱久任股肱之重輜車談笑羽扇指麾用安强節制之師

如文章驅駕之妙華赫 莊整隱然兵衛之雄推陷廓清何如武事之偉以制戎而決勝顧何敵之敢嬰若晉謝安授將而清羣寇惟唐裴度董師而集大功竑閭功烈之成高出古先之右寰區俾乂再觀河洛之清晷緯宣明共仰璿璣之正上以賛咸五登三之治下以成兼六斯九之勲光我宗彝不移漏刻某蒙知最厚私喜實深摩壘劘旌雖無陪於行列和鉛舐筆顧自揭於頌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

除正字謝執政啓　董由

横槎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府恭承睿澤祇奉訓辭俯伏拜嘉倉皇失據竊以五帝之後書畫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鳥跡亡隸邈作而蟲篆散遺燒未泯盡亡保氏之六書殘燼僅傳遂變史官之八體三千餘篇而初存大誥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傳周書于魯太師尚存典要得商頌于正

考文僅識儀型禮文藏于理官樂舞隷于軍正維詩被
絃歌之奏幸以得存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斯文
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于淹中得斷篇于渭上羣經聿
備異學競名古文百篇盡收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獻宮
混兗典于濟南分魯頌于燕北學官講業偷合誦命之
三篇博士傳經偽補冬官之六典陋儒守誤曲學自私
見道不明談經多蔽賈公疑司學之偽蕭氏詆康誥之
非主論左傳不解春秋謂夏正盡摹世本疑竹簡雜出

後儒明堂月令雖雜出于秦書時訓職方猶見存于周制大則得于簡牘小則出于縢囊殘篇亂三代之遺聲斷簡失三王之舊禮離易經之訟卦豈其末之思乎刪孟子之外篇蓋末如之何也由是經術遂紊傳注益繁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遁方圓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于夏五秦誓出于河内諸儒咸以為疑虞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雖武成之書盡信而酒誥之篇俄空長楊昧于冢鋋新書蔽于暴葵

易或脫去無咎擅以補遺書則改去允頗因之失當上顧糾繆之莫訂索隱行怪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尹躬西邑竟從先販之訛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至論二檀非聖人方幅之典而謂五官乃戰國陰謀之書識理或昧于魯居引詩無分于楚些觀文王之德三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書殘武殪頌亂湯齊天地一壹評書固昧陰陽旁魄求義則非況夫烏焉混淆魚魯雜揉增河南之邑為雒減

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偷
合俗識私殚畢慮清閑拭目閲平生未見之書安静洗
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啓　晁無咎

誤蒙公舉既不能安位而終辭濫俾試文又不能竭愚
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憖安知榮覯竊以
校讐之設始于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于唐室之好
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

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閶閭鈎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蓬萊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拾徠于閒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茲一二輔選者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治之初咨諏大

臣修舉故事繫詺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事政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知其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切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意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其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闒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雙舄于渤海更覺身徵如其陟岵永悲卧漳久蔺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識無敏手雖欲

自勉竟不能奇昧指以喻指之幾之才養不才之德是
宜朝有著位野無遺材曲成陶冶之私特假吹嘘之力
逮茲冗散亦被選掄其敢不益謹官常恪修職守綱羅
遺失緒定殘闕知鳳為君子之徒明旨自正馬本諸侯
之乘取固可名雖不敢妄別雌黃尚庶幾能分壯墨誓
殫末技以報洪私

除校勘謝執政啓　　歐陽永叔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辨正為難委方冊

于程文折羣疑于獨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
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
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閏況乃
西昆策府備帝者之求臨而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
自匪識窮元本學溯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之博
達則何以効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
而辨蠹如某者氣惟庸儒挾本孤單雖出逢千載之期
而生有百罹之苦卑棲環堵獨抱遺經理苟昧于參稽字固

其槩括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遂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十六字自託前言裒合而棘氏徵足省而疎姓絕叙作左氏妄績貨于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于隋室分差真贋甘守姬魚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分序于八寸之策執與為宗丁尾亂名鉤須失實甘守馬頭之誤猶憐鳳尾之工書立書誚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弃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與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析與文于鐘鼎訂古義于盂盤鎖定銀鐺之名車改金

根目不知篆法釋經方論于旦明徒守籀文立典遂惑于

巘誤看豎杏私定弱枝纔分童狀童知之非尚守嘉予

嘉猷之是記文既異和一東二縫之為來取義已殊措

二首六身之為亥進盡賢臣之相亂悉述姤姤之共迷

汗簡家傳漆書私定郡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國史

疑傳考異共惑于三豕蠹殘未整缺偽寧論推字以十

八公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

陽冰則雲上于天為需會意則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

為乏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託妄人山借言鬼木合樂為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比絲奚據走車寧依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曼爾白目謂何鍾鍾吽昭之未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醋易義穜種互閧憂忌未辨于聲柴寨莫窮其體告從牛口信假人言覃賈詎寂寓名于怪亂亂乖缶究義則誣罔罫無取于命師覗覦豈足

以諷國至于虐暴昏荒而定義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龔固殊飛訾咸異巧議幽頌本岐山之北分訟卦爲蒽嶺之東罔知終辟以成朱莫悟季春而出火是知津失故書尚全續莫大焉古字或異以祈禳爲相近移餘聚爲獵闇不學或至于面墻虛造務傳于鄉壁總不可于叵楚字漸離合顛孫于申秦聲浸失孤疑猶豫號於別義雞尸牛從斷以非經暈搖未聞乃後世作字異爾繁纓不改賴前書引未明之圖籍損增篇第褫落別風淮

兩傳殺託文于竒㪍石杌流孫捷肆言于誕分章改紙而悉以别讀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益以亡著論猶見于疑經立說敢期于證聖不耐無樂頼古字猶有存焉彼徂于岐嘆昔人已無知者繁章條以成一家之說增篇目而合一傳之差疑牾後生破碎大體脫去半字劉向屢傷詭更正文許謹重嘆頗鷄斯之仍陋豈雎寛之未分故言非深通六經之旨則葢有不知至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

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徵言某嗜學無成守經多泥自
惟斷斷而無他技不能碌碌以取世資讀書未識傍旁
敢當刊誤作字但得點畫安取辨疑顧梁麗不能春城在
納屨豈宜織錦以俗為累不能辨鄉邑之山是古成愚
罔知斷里閭之社疑字輒過異人未逢快意適于當前
讀書不求甚解執簡未免伏獵幸逃雖左朱右黄未嘗
去手然賦白分黒徒覺費心造理未能兩忘思誤更是
一適顧已貽譏于許錄蓋嘗未論于追來部改干重世

謂不師陶葛文從蕝苑人嗟末本機雲誤存冊二問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闕得遺札于千祿體或背經求異書于正訛名皆失實徒以籤券錯舛簡冊孳煩中經既廢而傳習寖衰小學久忘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于𡨋梧執疑遂守夫灰殘頽再汗青不量削墨獻章左亟希洪度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旒祈子翰之裁定聖訓明詔假編摩之任睿思兼正字之司但仁壽置官古文廢而不用門冗分屬奇字秘而未仇徒有詳定典籍之名未

舉刊定文字之職況嬰班釣府危職中臺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室逮唐而後至謂道家之瀛州策府增華儒林推重是謂殊常之選宜登絶異之才誤託綴文浪作蘭臺之令史猥因戴筆敢辭公車之左人顧將獲東觀未見之書抑亦舉西京未墜之典念擾擾欲何為者豈區區敢取正焉尸倚相之官未力仇覆廢耀卿之業但守闕遺嗟獰劣顧如形何昧聰敏則亦性也察部景整比之莫效顧文籍盈漫之難功淺學寧施寡聞知懼

自恭奉切誰許冒居固知宰物之為時益信大鈞之造命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德亮天功允升大猷置君於無過之地紹隆絕業措國于不拔之基廷論倚以為平朝綱賴之取正大明中天而物無邪景疾雷破山而人無妄情遏絕狂瀾作時砥柱念之聖緒為世泰山惟克享天心行千載獨隆之道則輔成配德當萬世一遇之時身任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之用舍三宮並治收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兼施盡孟子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之義殆茲僥冒又出提携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鷄豚之社扣轅擊壤共歌使君襦袴之謡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五

謝監司薦擧啟

史伯鎮

蓋聞貴德即所以敬賢報恩莫大於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怛不敢驕以為當然極力推挽唯恐後故為士者求之

已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此前輩所以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邈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顧幺微尚思奮起不悲知其蹇淺竊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彌疎扣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無可言傾自安於貧賤獨嗟窘步既云騏驥之未乘僅庇一枝豈有藿蠋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論品題過優聲勢增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樗櫟之弗堪初無既鬻之言

亦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公賜之玆蓋伏遇某官志並昔時義高當世惟善能舉其類蓋英髦已備於胸中自厚薄責於人故疵賤不遺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一溉之功儌福後塵不敢效衆人之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六

謝試中館職啟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士蓬萊之山何嘗晝夢

到猥令射策遽預紬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鴻鈞之播

竊以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邃西崑羣玉並森

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彌文若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廷如

唐則置麗正刋修之院招徠諸俊滿布其間逮我聖朝

崇兹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畧之浩繁運際治平嘗

命大臣而舉數輩統傳元祐亦詔近侍而薦幾員故往

日之得賢惟此時之為盛光堯再造繼復重熙自創制於

紹興每育才於天禄映青藜而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

雲而近玉皇多縣比擢聖主遠遵鴻烈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駕崆峒之仙仗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羨宜悉儲於雋茂豈尚著於踈庸伏念某學膚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韻嚮者分教獨冷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事簡次續維新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而去豈謂即長安之掾遂容窺廣内之藏已則叨逾人爲咨嘆茲蓋伏遇丞相奮熙帝載樂育人材獨參國柄並育英奇惟取以無

方故靡聞甌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使參溽觀之游某敢不仰戴厚恩俯研畢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静沉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九

回士人上書啟

孫從之

師道不行乎世士心幾敝乎文紛紜方覆之醯雞汨没既陳之芻狗揮毫萬字區區多紙上之奇開卷六經寂

寂解胸中之緼豈特不足逺追古人之意亦將何以近合有司之程必或反而求之乃能識其大者惟頭童齒豁之久幸目見耳聞之詳嘉與吾徒共成此事忘孟子好為之戒顧不厚顔得戴經善學之流政應滿志維其時矣不亦樂乎伏以某解元鍾慶幔亭炳靈筆夢青衿委佩屢横融帳于侯門白屋起家行擁郗枝于仙籍獨擅後生之可畏誰論先覺之是賢翻屈上游過勤下問袖英辭而吐鳳期逺業以摶鵬譙光為之四来驕色從

而一掃永懷雅好彌激懦衷温故知新要無摳衣之禮
賡仁益智庶資發策之才感作良增喻言罔既

回縣學職事啟

桃李而作主人聊從薄宦蘭蕙以喻君子幸挹方猷辱
以長牋示其嘉貺初乏瓊瑤之報尚疑珠璧之投樽酒
相逢將有論文之約廚饌莫給慚無出俸之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一

萬壽觀啟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茂績皇圖尊承慈壼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祓殊庭仰延法御庶默回於圓造用丕錫於靈釐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載隆因山之儀用企崇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二

生日清夜設醮

明德惟馨控純誠而必達上穹幽贊垂善教以無私當夜氣之泬寥仰星文之森著啟琅函而誦咏集羽屬以嚴恭昭格靈休導迎禧祉天之覆物願常被于顧歆夜以安身敢不深于修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三

新居禳謝

經營土木之功始終十稔觸犯陰陽之禁周遍八方每

積憂兢莫遑寧處謹涓令日式按仙科諷蘂笈之秘文薦蒲庖之薰供庶憑丹悃仰屈真游赦前日之咎愆奠自今之方位神人以妥稚耄惟安

為衆設醮祈禳　林豈塵

天所助者順豈禍福之無門民至愚而神幸皈依之有路俯伸危悃仰瀆穹蒼伏念臣螻蟻微軀香火共社雖出作入息罔有不敬然仰事俯育終抱多愆式憑玉匱之書上叩金門之聽伏願連閭比屋潛消無妄之災白

叟黄童共歡大有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五

天寧節道場疏

穆清受命肇興出震之祥歷數在躬茂對百年之永筭自璇霄而撫世紹膺鴻號之長生恭惟載夙之辰重祝無疆之福伏願丕承景祚增錫純禧時乘六龍節統千歲皇天佑於一德克享神休夢帝與我九齡永為民主

聖節道場疏　　葛謙白

五百年而有作天開甲觀之祥三萬歲以成純人效華封之祝輒欵淨宇恭締法筵庶仗勝因仰祈昌熾伏願

陛下三神孚佑四海會同邊廷靜震析之聲寰宇叶維魚之夢既多受祉享穰穰簡簡之繁則百斯男鍾螽螽繩繩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八

請仁老住教院疏

孫仲益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刼久住輪回閟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斵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揭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神鬼遍作雨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三

大明祝文　　葛侍郎

惟神著明垂象實宗衆陽光耀廣輪功烜庶物今戌臘屆候百穀順成上憲伊耆禮有常數

神農氏祝文　　葛侍郎

惟帝神龍感孕瑞火名官斵揉之功垂憲億代今歲將迺盡聚物蜡饗其敢乏先農之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六

上給諫

悠悠大塊閒萬類分相敵偉哉拔俗人真宰豈無力六經陷邪說諸儒共一律天未喪斯文公生抱絕識著書羅古今射策開胸臆前輩幾欲盡後來昧所適天將激頹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三已無慍色海宇屬無虞天工或曠職天實祐皇帝公生蘊奇德培壅棟梁姿一旦壯王國禁網雖小寬疲俗未全易天惟念我民公生富才術發揚雲雨勢諸方待膏澤天既責公深眉壽

夫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羡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聲赫稟生固難朽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尤喜山林跡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傅說謂列星但已脫寰域孰知戚公貴與國長無極

崇古文訣卷二十九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張耒文字之尤得意者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邊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

凡為是説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絶於世不在中國必在邊徼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冐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吴

大敵已盡而符石驕於中國祖宗裝夷僭亂天下聽順

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於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

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

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

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

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侮予某頃在洛

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

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為

樂為令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酔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從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成都文類卷八

賦雙流郭信可隱居詩十一首　何耕

蘭坡

蘭與高人臭味同含薰聊復待清風紛紛蕭艾毋相笑
爾輩敷榮轉眼空世說云蘭摧玉折不如蕭敷艾榮

成都文類卷十四

合州道中作

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如何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石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櫓白鷺畏人飛

天台續集卷下

送天台邦師　　　　楊傑

天台邦公善琴與詩時稱僧之雄琴盡古意詩得古風自云天聖景祐中蹤迹猶飄蓬大淮南北長江西東人之奇者必就見景之勝者多遊從爾來五六載不與當時同髮白體且瘦所適多疎慵却擔一枝節歸老天台峰

送羅提刑

滄溟可枯山可移公心獨與天地期田間經術入州縣所至父老均兒嬉明明日月照肝膽謂言吳民方阻飢回車為我作豐歳要令國體無瘡痍買臣郡去不持節季真逸請非康時幾年夢想在松檟再拜一觴今得之鄉人擁路識忠孝雅慰平生良可知恩光到此何日報行矣二浙如王畿

赤城集卷十八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路宿僵仆瘴霧黧面重足以至惠州得書經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

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顔魯公絶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妙絕古今卷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妙絕古今

妙絶古今卷四

名二子説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江湖小集卷四十二

葉茵順堂吟稿

石佛

一段無情作有情如來相貌十分真不因人世皆塵土
誰識山頭不壞身

僧舍偶成

枝頭紅白亂飄零又是風光入柳汀自笑半生成草草
不知雙鬢已星星貪吟為有詩磨勘戒飲從教酒勒亭

旋學禪林諸衲子䝉頭相對一函經

謝韓莿山道院詩

正傳國子先生印遠訪松陵隱士廬二十四篇風月句幾千萬卷聖賢書地偏自覺因人重日涉從教與世疎已戒園丁多種蔛重來對莿膾鱸魚

晚秋即事

曳筇獨自倚柴扉翠潑西山漾落暉納子頂雲隨雁遠牧童腰笛挽牛歸

晚梅

錦樣桃花占曉晴桃邊梅樹尚寒英莫羞老大無顔色自是前賢畏後生杜詩不覺前賢畏後生

友人見借放翁絶筆

放翁今已矣猶有未刋詩閲藳無三豕還書欠一鴟聽兒弦誦罷留客笑談時發越吟邊思心香荅所知

水天一色亭上即事

芰荷深處小壺天時見征帆破晚烟非主非賓和氣裏

似情似雨緑陰邊凭闌吠語鷀魚鳥信步遊行廢管絃
自喜利名塵不到持竿柳下問漁船

又

得境尋来水洞天開樽洗句動庖烟敗懽紅袖翻碁局
慣客烏衣拂坐邊好景自應分半席雅歌政不欠繁絃
黄昏未忍輕歸去長留一聲何處船

遇風

捲地沙塵撲面來音羅歸舟不進去帆飛世間何事無遲

速逆者由來順者機

次台州史子山任翻韻

天留勝處占清涼山挾嵐光薄我裳衣看遍塵寰興廢事竹陰千古一禪房

江湖小集卷四十三

高似孫䟽寮小集

紀夢

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響哀玉梵花石路勢縈紆

玉闌干護修筠緑雪髯老人貝紫氎金絲麈尾握相招

紅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蒼石吹洞簫孤鶴來傳天上詔

老人挽予偕一到飄飄高舉凌青冥直過罡風履黄道

祥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閽森衛兵雙闔朱扇忽微啓

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

雲璈風琵自宫商天聲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傳帝宣

文華宫中呼謫仙謫仙顧余笑且言予宜亟返來他年

探懐贈我五色筆子當寳之慎勿失濃香氤氲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過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鼓撾三更見隨隱漫錄

江湖小集卷七十三

薛師石瓜廬集

附録

奉題薛景石瓜廬

徐照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自鉏畦上草不放手中書人遠來求字童閑去釣魚山民山上住却羨水邊居

趙師秀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未知君

徐璣

近舍新爲圃澆鉏及晚凉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隔

沿嘉蔬潔侵畦畀草香小舟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翁卷

卜得無塵地栽花仍結廬雖然親隴畝還不離琴書洲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東陵人已遠新興復何如

薛瓜廬墓誌銘

王棹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詠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

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諭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會景石必高下品評之曰某章賢於某若干某句未圓某字未安諸家首肯而意愜退復競勸語不到驚人不止然景石不但工於詩而其小楷初授法於單炳文日經月緯已忽超詣識者嘆其得昔人用筆之意蓋詩自建安以來體製屢變至開元元和而後極工書由魏晉而下法度漸失迨歐虞褚薛而近不可復景石着句必於郊島之間

落筆期於鍾王之次詩寖逼唐人而書不止於唐人焉斯亦竒已繼諸家後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徳髙竹有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然不知者謂此特晚唐之作夫使晚唐若杜荀鶴鄭谷輩置一語於前人集中雖稍通句律者能辨諸家顧不能而襲其迹乎是又可與智者道之爾薛氏實廉村唐補闕令之之後傳十有四世而至曾祖敷文閣待制公弼祖福州教授公叔淵父華州雲臺觀公浩

毋宜人王氏周氏景石襟韻疏曠卓犖有大志視寒生窶士思欲盡取衣食之困於力不給而止然猶經理整緝隨所有丐與之築室於會昌湖上敲榜擊檝日與漁翁釣叟相忘於可欵之間余舊與讀書於長老山景石坐潺岩掬流泉拭掌長嘯採茶芽松花以茹之責若忘世然者已迺酌古今談世務究奇正相生之變而推考八陣旁及遁甲縱橫歛散其論高於人數等葢家學之傳遠有端緒景石又能錯綜而發揮之嗟夫余老矣所

侍以詒其後者頋一二友在丙子舒既亡景石又不少
留焉其能不澌盡也耶景石卒于紹定改元之八月二
十三日年五十有一娶木氏尚書禮部公待問女六子
長嵩國子監進士次峻國學免舉生次嶠髦形彪三女
長適黄善幼未笄景石不止工小楷籀篆斯隷深造其
極四方士友求於門景石不靳惜畀之大者徑三數尺
許銘祖父有不得景石書為恨諸孤卜明年三月之二
十九日塟于永嘉縣吹臺鄉横嶼之陽屬余銘余固期

景石之挽我者而反銘之乎景石諱師石有瓜廬集千卷銘曰

蜂之蟄兮蝿營蟻之垤兮蝸阻兵排廣漠兮隘滄溟匪南溟之鯤與東海之若兮誰其與銘

竊嘆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日則所重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絶俗杜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

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荆山劉植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俛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家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

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為師矣且時時為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概趣極澹意極玄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鴈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

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青門隱趣也隱而盧馬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聲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詳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内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朔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送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其猶亡乎此余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迈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為詩若淳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為詩不多其子峻輩始

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為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五東皿老人曹幽題

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詩斯可矣爰太息而題於卷抄用志矜式云獨菴薛美

結廬元傍近長安幣却儒冠竟不彈自茹芝來輕漢名胄將永去慱唐官貧多樂事清無盡手寫新詩墨未乾

史筆須評隱君傳姓名教做古人看

寄薛景石

虛窗風颯然獨臥聽殘蟬家務貧多闕詩篇老漸圓清秋添一月故里别三年最憶君門首黃花匝野泉

呈蔣肖韓薛景石

中夜清寒入緼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閑伴重上天臺看海濤

吳中中秋懷瓜廬諸友趙希迈

涼分一半秋此夜客吳州無侶共明月喚僧同倚樓天虛雲氣盡風静桂香浮過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江湖小集卷七十四

高九萬菊磵小集

恭跋思陵宸翰拓本卷後

淡黄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内人和淚讀

為曾覿見寫詩時

論學繩尺　　　　總集類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予初聞其名于太學而後於鄉之宿儒袁氏家得其丁癸二集輙付子姪録之以為法程及奉命至閩以董學為職徧詢是集無能知者遂命諸生博訪于儒家乃於福州得其丙丁戊三集繼於興化得其甲己二集然皆舛脱畧而所抄多缺文方缺策散逸莫得其全為恨適侍御六缺公從善來按閩因得謄其乙

集缺　丙丁集以補遺既而憲副四明余公允清來抵任復得抄其庚辛二集而顛其戊己集以補缺壬集則侍御莆田楊公朝重自吾西江錄以遺與予家舊所錄者皆至焉於是散者復合缺者亦幾庶復全矣夫豈偶然之故哉盖物之聚散文之顯晦所關也令觀是集乃宋京學諭林先生長與鄉貢進士魏先生天應歷選古今諸儒論之尤者萃為一編而命以是名首之以名公論訣總目次之以作論行文要法每集則分其格

式而為之類意每題則叙其出處而為之立説且事為之箋句為之解而又標註於上批點於旁其用心亦勤矣其加惠學者之意亦深矣宜其盛行于世也獨惜其所箋解者或以孟子之言而誤為論語或以荀楊之説而錯作老莊若此類者皆其小失耳何可以此短之邪顧今所輯録者猶頗欵遺是以忘其愚鄙妄以已意補其缺文於其避諱如易桓為威之類悉改正之於所釋之未切當者竊增損於其間又考諸經傳子史以訂其

訛誤編成豈敢復私於家哉必欲與四方學者共之爰命書林鋟梓以廣其傳至有文亡而猶存其題者庶同志之士錄示以補之也且因是而有感焉昔是論之散出於省監人之得之者蓋鮮及林魏二先生為之編選箋解然後盛行於當時由宋而元以迄于今歷世既久板刻無存是集之散在天下幾泯絶矣幸而殘編斷簡猶有存者予復得以采輯成編使初學之士皆有所矜式則二先生之功不特及於當時而已又將廣被於斯

世而傳誦於無窮也得非物之散而聚者固有數而文之晦而顯者亦有時與是用述其梗槩以冀名公鉅儒為之序引于編首俾學者知所自云游明序

吳都文粹卷八

楓橋寺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猶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徑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寺扉横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閑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静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遶軒戶

前題

程師孟

門對青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廼來寺好尤瀟灑

張繼留題內翰書

前題　　　　孫覿

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半隅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

前題

闔閭層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柏肩齊白浪噴鷗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棲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為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違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

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茍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茍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

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傷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

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隂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非聖人之意也應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强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勸其至

於善而已乎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勉其至於恥乎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謂賞其黜也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古者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

之令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曷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干祿也經德非希世也愛民非邀譽也尊主非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欲其子之孝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欲其下之順莫若已為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

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所以施生而榮物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所以肅殺而畏人物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子事父少事長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凡事曰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三國志文類卷一

詔書

魏

文帝即位大赦詔

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復潁川郡一年田租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仰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起秦中光武恃河内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

西漢論

戴溪

汲黯 此篇論武帝獨敬汲黯

古之人所以畏多欲者非必聲色玩好之謂也自文章翰墨意有所欲亦足以致亂召禍而況其他乎甚矣漢武帝之多欲也極天下之盛美前世帝王所不能為者欲一覽而盡有之汲黯於稠人廣衆之中發其隱伏之心此正武帝之所忌者譬如有人方對客高論欲夸已

所長有人焉從旁逆折其短而辨說其非豈不有慙於其人乎黯於是無學矣帝怒變色罷朝亦人情所不能免者羣臣方為黯懼帝顧不加罪獨對羣臣詫其愚戇而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帝之賢亦過人遠矣

武帝聰明有餘其論趙淖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趙敬肅王彭祖薨生子倬上問淖子何如或對曰為人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立昌為趙王胷中擾擾彼豈不自知者特溺於多材闕

掌故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上博士文翁在蜀選擇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多買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士天子不能選擇名師教授諸生而郡太守私遺博士財物為州郡教士上亦少媿矣武帝慨然興廢舉墜雖不能大滿人意然後世增廣潤色學校益盛自武帝始也比之文景功不既多乎雖然公孫宏等不能推廣上意可恨者多矣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為博士

弟子是殆為觀美乎此與唐擇三衛子弟何異哉選舉志東宗詔二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子學大學及律館習業且其立法也略於教而詳於取以利祿誘人此後世之通患也月書季攷相因無改使趨利者有奔競之心爭名者有嫉忌之患此豈養人廉恥孝敬之意乎盡亦反其本而已矣

宣帝此篇論漢無家法

人君自言家法其殆始於秦漢而下乎致治成法百王所同三代相因損益可知矣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天下之勢日趨而不可禦也董仲舒策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其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記表記云世變愈下民益澆訛非政之過也自漢以來多言周秦其說曰周以德教為法而周失之弱秦以功利為法而秦失之強秦周之敝罔密文峻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一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笑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周家忠厚行葦美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自有天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曰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矣漢豈有法可守而因時制宜隨其君之所欲為而已矣

詩家鼎臠卷上

徐得之思叔

明妃曲

妾生豈願爲蠻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忍君王更欺負琵琶却敘將心語一曲纔終恨何許朦朧塞霧染宮花淚眼横波時自雨專房更倚黄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别後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顧關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

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靖逸葉紹翁嗣宗

題岳王墓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元代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十七

吾家舊藏李誠之集今已無之余多方搜採僅得此數篇尚有佳句見於記載者如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吉光片羽亦可珍也陳世隆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九

據梧小集

附録天啓逸事數則

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天啓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嗚嘑千里謬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對未得一日以問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子弟白髪新公

大喜

天啓詩有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閘黄鳥路波底白鷗天昏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雪浪齋日記

天啓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豈治亦佳對也王直方詩話又作蔡寛夫句

王荆公在鐘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韋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

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蔡子勇作癖能騎生馬駒後有云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悦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内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天啓後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天啓嘗從王介甫遊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險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二十七

李方叔遺稿

謝公定所寳蕃官入朝圖貞觀中閻立本所作筆墨竒古詩贈趙德麟而未予厲作此詩取以送德麟

君不見燕然易水渡桑乾東連鴨緑西賀蘭古来戰地骨成土赤棘白草沙漫漫漢築朔方置上郡晚歳款塞唯呼韓貞觀文皇力馴制諸蕃君長丸王官玉門不關

障無候驲道入条天克汗欒荒邸中諸國使聯翩胄子
游長安我恨不為曲屬國周游未到真可歎今觀此
圖寫職貢王會納賮畝衣冠龍韜豹飾或羔裘想見
劍珮皆珊珊聖朝賢良謝夫子勁氣烈裂霜風寒日
昣唇焦萬卷爛筆頭成冢墨成灘南陽勸駕一封傳
入對三道朝金鑾萬言陛對萬乘喜聲名一日青雲
端行當遨遊廟堂上坐令四國相交歡羽書不馳烽
火冷鳴雞吠犬何敢干君當自畫凌烟閣縱有此圖

何必觀同僚華元貴公子求公此畫公無難乃知功名丈夫志不惑玩好勞肺肝憐渠孜孜畫成癖心欲速得如羽翰不如遺佐篋中品猶勝棄捐終不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三

方舟詩集

到夔門呈王侍制

手挈東風上水關鳳書迎日看新班五湖家世烏衣巷三峽樓臺赤甲山畫戟門開春晝永卧龍帳穩海波閑安危大計須公等天定應知即賜環

瞿唐峽

我行江南上峽來繫舟夜泊雨雲臺行到西川一萬里杜鵑聲急野桃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四

嘉禾百咏

張堯同嘉興人有嘉禾詠

胥山

馬革浮屍去君王太忍人此山空廟貌何以勸忠臣

附考山在郡東二十五里接嘉善縣境一名張山乃硤石之餘支也吾郡諸山自天目發源盡于海鹽北一支由硤石蜿蜒而来發為胥山平田突兀廣尋數畝舊經云子胥伐越駐兵于此水經云子胥死浮屍

至此居民憐之立祠其上俗云伍王廟旁有石龜凝望注水風雨中農人見其行疑為怪鑿其目碑語有石棧自錢塘抵禦兒之胥口凡十一字惜不得其全文又有磨劍石長二丈許劍痕在焉其巔相傳即子胥基也括異志云隆興間守臣李春請撥隸郡學以荒山皆石不果鄉人陳了翁之裔陳熢鑿石結廬名讀書堂下有水曰胥江居應埈有胥山賦其地題咏甚衆八景之一曰胥山松濤

殳山

丹竈功成後寥寥掩竹扉但聞蟬已蛻不見鶴来歸

附考山在府城西南五十七里舊屬嘉興今析屬桐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千金鄉昔有道士殳基尸解于此唯存巾鼇莛之號桐棺塚山有兩峰東峰號史山明初貝清江朱以貞結殳山詩社後郭觀察舜舉吴洪雅公治西林僧公郎葦繼其盛云又有洗藥井藏兵塢潮音院顯靈廟係宋時祀三衢周孝子封顯靈

王者慈烏泉碣石岊陶宏景眞誥云嘉興癸季眞于宋景和元年得晉楊許三眞手蹟于剡縣馬氏以呈廢帝又陶隱君弟子題名有嘉興癸興祖

滮湖

四境田相接烟瀾自渺瀰客來吟此景無或比滮池

附考湖在郡城東南二里春波門外一名馬場湖宋志云濶五百丈深三丈北隣城壕東列廛市其西則鴛湖也亦名南湖湖濱有濠股塔湖南有樂郊水心

列岫三亭及潘尚書園中有烟雨樓俱另見

鴛鴦湖

東西兩湖水相並比鴛鴦湖東鴛鴦鳥雙雙錦翼長

附考湖在郡城南三里澄海門外湖中多鴛鴦故名又云以東西兩湖相麗如鴛鴦也亦曰雙湖總名南湖宋從事郎閩人滋南湖草堂記云檇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計百有二十頃元陳世昌有南湖賦中有褁畠放鶴洲諸勝又名陸瑁養魚池八

景之一曰鴛湖春曉

長水

古來名未滅人好水還清一讀高僧疏塵勞悟此生

附考水在郡城南六里長五十餘里自海寧發源貫硤石東北流入嘉興境始皇東遊過此聞土人水市之謠乃乘舟交易以應之宋時有長水法師明沈樾孝學者稱長水先生

谷水一作許尚詩

短棹經行處風披藻荇香中宵孤鶴唳片月在滄浪

附考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秦長水縣治令谷水是也神異傳曰由拳縣即秦長水縣淪陷為谷因名谷水東南流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故城南水經注引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經由拳縣故城下

九州志云谷水之右有馬睪城吳王濞煑海為鹽于此梁元帝元覽賦曰時度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于吳后雄檇李于越王陸機對晋武云三泖

冬温夏凉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小蒸大蒸白牛諸塘在其西葑澳走馬諸塘在其東泖橋之外横絶東諸者秀州塘也又吴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爲長谷陸遜陸凱居此又云嘉興縣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方輿勝覽云陸遜所封名華亭谷嘉禾志云當湖北有華亭河然則一水異名大抵自硤石襟帶吾禾數邑以至於泖耳

天星河

柏岸浮春淥蒻蒲四遠生網羅人不到魚鳥亦忘情

附考河在郡城内東北一名天心河宋嘉禾志云東西廣三十四丈即始皇發徒所掘俗謂天心壂穴泉與海通故大旱不涸水草不生旁有碑存二十餘字剥蝕不可讀

穆溪

靜練明田外源流笠澤通不因逢歲旱誰識濟時功

附考溪在郡城東北四里接上谷湖入太湖水中多

龍骨

韭溪

終與雙溪接分流入郭來市橋人影合不辭洗塵埃

附考溪在郡城內即南湖之支流經城雨達于北運河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是也溪上有西誕里見搜神記

雙溪

柔櫓聲相應名齊漢魏妝可憐一溪水分作兩塘流

附考溪在郡城東六里以其近漢塘䰟塘故名漢塘入平湖䰟塘入嘉善俱可由此以達松江

秀水

好景明于畫長浮五色波一竿吾欲釣来此聽漁歌

附考水在郡城北麗橋之東相傳水浮五色見者獲慶亦稱繡外明析邑名因此

白龍潭

呼吸風雲合飛潛自有時只愁潭底淺頭角被人窺

附考潭在郡城西南四里通越門外景德寺旁有白虎穴風濤溺舟作三塔鎮之今析屬秀水境八景之一曰龍潭暮雲

禦兒

用此臨吳戰何人為越謀夫差曾不寤亡國始知羞

附考水在郡西南去崇德縣治東南一里舊名禦兒中涇俗名沙渚塘吳越時栖兵于此越語勾踐之地北至禦兒左傳吳越春秋皆作禦史記年表作禦西

漢易爲語而年表又作禦水經曰由拳西鄉有産兒
便能語因詺爲語兒鄉元豐中朱長文續呉郡圖經
云范蠡獻西施于呉道中生子至此能語張宫諭廣
皇輿考亦云又越絶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大夫種曰
吾以禦兒臨之又女陽亭者勾踐入官于呉大夫産
女此亭養于學鄉勾踐勝呉更名女陽三朝國史云
有語兒亭又名女兒亭俗呼囡兒墩漢元封初封轅
終古爲禦兒侯

范蠡湖

少伯曾居此螺紋吐緑絲一奩秋鏡好猶可照西施

附考湖在郡城内西南金明寺旁中産異螺五緑相傳范蠡曾隱于此有陶朱公里四字碑又有西施妝臺

梧桐涇

落落梧桐樹何年作鳳鳴試看千古翠流盡一溪聲

附考涇舊屬郡境後析桐鄉縣名因之在邑之東即

濮川所通處也五代時鳳鳴其樹邑人蔡孟熙檜圖

廬陵周忱爲記

汾湖

我是滄浪叟閑来繫釣艘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吴江

附考湖舊屬郡境後析嘉善在縣西北三十六里其半爲吴江地故名分湖後人加水爲汾耳中産巨蟹

陶振有賦楊維楨有記

柘湖

神居陰陽護尋國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来畏叱呵

附考湖舊屬郡境即海鹽舊治淪陷者也今在平湖縣華亭鄉與嘉善接境東界華亭今無復有湖凡張堰亭林黄茅白葦之墟皆是也多生柘樹故山名柘山林名柘林柘一作橐初陷時有女子入湖爲三姑神土人祠之

馬塘涇

疑著風波惡民謡亦畏人築塘成堰後斬馬祭河神

附考溼在郡城南七里九域志云始皇至此遏水爲堰斬馬祭之屬嘉興

杉青堰

舊吏家何在空尋古柳隄世情今亦爾莫笑買臣妻

附考堰在郡城東北四里其旁有閘寰宇記謂朱買臣妻改嫁杉青閘吏北一里有死亭灣爲妻死處又有落帆亭宋秀王諸公送鄉人陳確持節江東留題亭址今析屬秀水八景之一曰杉閘奔湍

鳳凰洲

竹秀水色净忽来雙鳳凰岐周昔鳴瑞今復見文王

附考洲在郡城東七里宋興隆元年有五色鳥飲啄其上故名屬嘉興

龍舌頭

一吸長川静烟雲忽有無誰看頷底月誤欲探驪珠

附考在郡城東七里即雙溪之觜也今名會龍山屬嘉興

月壕

入徑深於塢滄波近馬蹄每尋蓮社友咫尺走東西

附考壕在郡城西其水抱城灣曲如月故名亦曰月

河屬秀水

靈光井

王梵祥光發難藏世上名定多慈護力一飲百疴輕

附考井在郡城内精嚴寺本晉徐熙之別業因夜發

光捨為寺成帝賜名靈光

幽瀾泉

神女鍾靈處真堪療渴羌滿甖秋玉色一酌灑清凉

附考泉在景德寺中舊屬郡境後析嘉善云縣東一里相傳有僧見一女子厲聲曰窓外誰家女應曰堂中何處僧逐之忽隱掘得石刻有幽瀾二字石下得泉大旱不涸煑茶無滓盛暑經宿而味不變邑人盛唐有記八景之一曰武水幽瀾寺係唐天寶間創又有大悲閣雨花臺翻經室洗鉢池補衲亭蘿屋月竹

爐烟諸勝

檇李城

螳螂方捕楚黄雀遽乗吴交怨終亡國君王到死愚

附考城在郡城西南四十五里春秋時越敗吴于檇李因其地産佳李故名越絶書作就李公羊傳作醉里史記載吴王闔閭傷指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又曰西施醉于此即今濮院

析屬桐鄉

射襄城

此地連江海曾經古戰爭干戈今不見空有射襄名

附考城在郡城東北三十里吳王禦越之所一名聞川今名王江涇又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宋武節將軍聞人宣扈蹕南遷定家于此其元孫㣺為進義校尉死厓山之難

四城

吳越爭雄日區區在用兵空餘爭戰地無處不高城

附考東顧城西新城南于城北主城皆在郡境吳築以禦越

何城

報越心何壯貪齊計已輕忠言殊不聽何用築斯城

附考郡西有何城在崇德縣西三里又有萱城在崇德縣東三十里晏城屬桐鄉管城屬鹽官皆春秋時築此四城屬越境

由拳廢縣

故城人不見擊劍淚空霑一絶悲聲逺今猶説孝康

附考在郡城南搜神記曰始皇東廵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餘人掘汚其地鑿畨山為硤北迤六十里至天星河止表以惡名曰由拳言囚倦也今春波門外合五水俗訛油潭

嘉禾墩

寂寞黄龍後紛然壠上碑廢興無處問空咏草離離

附考墩在郡城東北四里即吳時生嘉禾之地

古戰場

自昔干戈地城空草自荒漁樵懷舊事何敢議興亡

附考在郡城四十五里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即秦長水縣治也又名吳越戰場其大者曰東蕩界桐溪鹽官閒西蕩崇桐相半皆廣數十里土人墾地往往得敗甲朽鏃云

村門口

昔日荒閑地今聞市井喧人情看促迫無復似當年

附考未詳

宣公橋

祇因裴少保功業敗垂成往往橋邊客今猶恨未平

附考橋在郡城東春波門外相傳為宣公建屬嘉興

五柳橋

為懷陶靖節無復見其人誰種橋邊柳猶含舊日春

附考橋在嘉興治西俗名慶豐橋

百步橋

舊址依然在荒墟未百年還分一橋水流入錢家田

附考橋在杉青堰旁

跨塘橋

路接張涇近塘連谷水長一聲清鶴淚片月在滄浪

附考橋在嘉興縣西北舊屬郡境

菩薩橋

片雲初出岫南北自飛揚舊日橋邊路猶聞舄履香

附考橋在秀水縣治東

竹橋

腰枕政亭北横斜古渡頭風吹雙淚落恨逐水東流

附考橋在秀水

河内亭

掾死緣非命兒来哭未休舊時亭下淚疑與水長流

附考亭在郡城西漢張武父為郡掾送太守妻還河内為盜所殺武哭于此

嘉禾亭

五馬来何暮經營指一彈石碑書近事留與後人看

附考亭在府子城内西有嘉禾金風二亭東有清風亭北有利川觀風野泉朝宗四亭又有序賓亭皆宋知州張瑜建

列岫亭

吾州風物好惟是欠青山忽有洞庭色来從一笑間

附考以下三亭俱在瀧湖之南

水心亭

波光磨不盡鏡面絶纖塵照得紅亭子亭亭似美人

樂郊亭

竹下清風好時来挂幅巾待逢田叟問知是樂郊人

會景亭

有景道不出須来此水濱十分花鳥色團作一亭春

附考宋尚書潘師旦園在澱湖濱中有南塢海棠亭白蓮沼桃花亭紅薇逕茶溪仙鶴亭芙蓉塘白苧橋漁激十景咸會于此故名園舊屬柳氏師旦知秀州

重築趙孟頫有記

南塢

岸回波曲曲城轉草層層忽見桃花落還知到武陵

海棠亭

蘚砌迎烟渚花開忽滿株春風吹爛漫如展蜀川圖

白蓮沼

滄波圍四面豔豔玉開花自可除簾幕清香不用遮

桃花亭

不待東風折池塘已自春試看原上客猶恐是秦人

紅薇逕

漸放秋風晚花無爛漫香淺深紅似錦散影在滄浪

茶溪

茶林那復有零落付樵人舊日溪邊叟空悲二月春

仙鶴亭

杳杳雲間路重重隔翠林數聲清夜後来伴月邊吟

芙蓉塘

一發連千丈紅雲出素波秋風吹欲老無奈落花何

白苧橋

遍隴敷青緑桑麻共幾家滿城羅綺子應笑不栽花

漁溆

野水連天闊滄波引釣緡寄言溪上叟莫學直鈎人

懐蘇亭

猶使樽前客常懐没後名好風吹遠籟如有笑歌聲

附考亭在府治東子城上宋建與蘇小墓相望故名

後改為朝陽樓

披雲閣

茲樓當勝地高望極崚嶒欲覩青天色還須上一層

附考閣與懷蘇亭相近宋知州方滋建後改名風月無邊樓

景龍樓

千秋傳異縣百丈䕶雕闌欲識金龍瑞丹霄試仰看

附考樓即東塔寺東廡鐘樓也宋孝宗父子偁調為

嘉興縣丞堂孝宗幼時登樓墮地左右失色孝宗屹然不動寺僧先夕夢金龍掛于樓角因名事詳揮麈錄

烟雨樓

妙手誰烘染梳烟沐雨姿一聲長笛晚人在倚樓時

附考樓舊在郡城東南瀫湖之濱五代時吴越王錢元璙建宋嘉定中王希吕重修元季毀明嘉靖間知府趙瀛濬内隍汙土移填湖中構樓五楹兵憲沈燧

復闗其後爲釣鰲磯遂爲南湖之勝又名疑樓八景之一曰春波烟雨

月波樓

天濶氷壺淨溪平玉鑑寒卷簾看晩色鷗鳥並闌干

附考樓在郡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政和中毛滂重修有記下瞰金魚池唐刺史丁廷贊養金鯽于此又張能臣名酒記曰月波秀州酒名又宋詞吹笛月波樓下有何人知八景之一曰月波秋霽

真如院

田家輕脫屣聊結淨人緣影外香燈寂清風百世傳

附考院在郡城南四里屬秀水唐至德中裴休捨宅為至德院雪峰和尚結庵其中宋改真如院明洪武時定為教寺今仍之内有雪峰井長水塔裴相清輝堂綵雲橋柏屏龍槐石梅纓絡松東坡煮茶亭諸景

司馬光有記

雪峰菴

一語合頭悟師承豈在身戲言廬墓客未是報恩人

景德禪院

白毫光未滅勝事百年中好是傳燈地林泉有古風

附考院在郡城西去秀水治三里宋建炎中建初寺基下有白龍潭多風濤晴霽時有白光三道僧行雲積土填之造三塔東坡過此畫竹于壁與李甲俱有詩另見

三塩

石匱埋神物靈光照夜多龍歸天上後無復更風波

學繡塢

孤塢岧嶤立猶傳學繡人五湖如好在針線不勝春

附考塢在三塢西二里相傳西施人吳學繡于此

水陸院

白晝重門寂蒼苔古殿深老僧香火罷松柏夜森森

附考院在郡治西北一里晋與寧間哀帝詔剡山法

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還止樵李貴人家因捨宅為

寺梁天監中盛行水陸法事號水陸院宋賜名祥符

泗洲庵

舊寺邱墟後重興歲月賒莫將閒禍福容易託僧伽

附考即今東塔寺在郡城東六里漢朱買臣故宅也

梁天監中建隋仁壽間置塔宋元豐時賜名泗洲大

聖塔院政和六年名壽聖教院孝宗以潛邸改賜東

塔廣福教院明洪武中定爲今額内有景龍樓青白

二池聽玉軒朱買臣墓

雲門家舍

滿篋藏鋒句家傳世幾何遠孫無悟解却笑葛藤多

附考雲門大師係嘉興人詳方外

白蓮上方

古屋深于洞門前種白蓮好尋當日社重結此生緣

附考寺在郡城東八里舊名接待院後廢為趙倅雋之錦莊宋紹興二年重建洪武初定為講寺元季劉伯温館于其中

普濟院

秖應曾布地往往化爲魚一遇丁千騎禪人便結廬

附考院在秀水

兜率寺

昔年池滿地今見屋晼晼不結蓮花界龜魚死未甘

附考寺在秀水

姜庵

不入紅塵市安居三十年至今庵下路芳草碧芊芊

附考庵在秀水

惠明堂

地僻無人到松風鶴夢清一燈禪榻畔自向暗中明

附考堂在嘉興

三過堂

題詩三過此坡老昔時曾悟得成禪指來爲打睡僧

附考堂在郡城西二十七里本覺寺中屬秀水舊名

報本禪院宣和中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淳祐間請

為本覺祥院蘇軾與文長老善守杭之明年有事于
潤一過題詩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則長老退院又
十年除龍圖學士知杭州三過則長老已卒皆有詩
後人因建堂內有檇李亭空翠亭四圍竹十餘畝八
景之一曰空翠風烟俱另見

寂照庵

寂滅跏趺地燈光照四時高僧穿地脉此意少人知

附考庵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縣東南二十里千金

鄉層甸村晉天福八年建名報恩院宋治平間改寂照院相傳二石佛海中浮至寺西有石人涇寺僧温日觀善畫蒲萄

天慶觀

寥陽龍已化華表鶴空悲欲問梁朝事惟應老檜知

附考觀在府治西北一里有七賢遺迹一嚴陵燭焰二蹇子處山水三葛洪書額四吳道子貌真五張僧繇鷹六顧虎頭神七飛仙又有唐開元鐘梁朝檜七

實上帝像宋推官觧九臯井銘今觀址改建城隍廟

福順廟

老屋無丹雘空堦只翠苔遠擔看蕭鏃誰記赤眉来

附考廟在嘉興治西南五里唐咸通中建祀隋司徒陳果仁封忠烈公

昌武廟

祇因吴士季千載仰公神欲借驅痁術来臨刻木人

附考廟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皂林鎮吴士季爲吴

興令病痁遣人就此乞驅鬼遂夢一騎縛小鬼去即
愈宋志淮海王有三子皆有功于民因記為土穀神
皂林為大龍翔為二爐鎮為三云

楊姑廟

孝德裒陵久天然與衆殊坐男不能養應合愧楊姑
附考廟在嘉興縣西宋楊孝女躬耕養親鄉人祠之

徐偃王廟

王有岐夷德千年貌亦存我懷三刺史誰是後來孫

附考廟在郡西北二十里偃王逃之會稽遺廟在焉

旁有墳屬秀水

曹史君祠

一笑淮兵却功成未易論豈慚顏刺史詩酒在平原

附考祠在府治西北祀吳越時牧守曹信及其子珪

珪爲嘉興都將守城以扼淮人民懷其德立祠祀之

高使君祠

一瞚移藩日邦人昔被恩步兵碑尚在功業敢經綸

附考祠在嘉興治北三十六里嘉善治西北十里使君逸其名晉建武中為嘉興監屯校尉鎮靜其民終于此立祀之梁步兵校尉劉績之為記

寥陽殿

人歸天上去空識舊衣冠秘籙藏金匱清風滿殿寒

附考殿在秀水有葛洪書碑後為郡幕鮮九臯取去

霍將軍廟

弼漢功非淺讒夫可奈何海神今亦畏安敢布風波

附考廟在郡城東南二十七里石佛寺旁祀漢霍光三吳濵海皆有祠又平湖亦有廟另見題咏

讀書堆一作唐詢詩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凄凉六代餘

附考嘉興縣東六里有顧節墩平湖東泖上有顧書堵俱野王讀書處也野王店在顧亭林舊屬海鹽境後晉天福庚子亭林寳雲寺壊于水僧夢二青衣来云梁持節至俄一人紫衣金魚儀狀秀整曰此吾故

宅汝建寺立像吾當護之有水際古碑可據也明日獲碑字皆磨滅惟存數字云寺南高蓋顧野王曾于此修輿地志云

簡齋

詩老追唐句閒居築簡齋芙蓉寒浦外紅落感秋懷

附考齋爲陳與義所築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青鎮廣福院後芙蓉浦上又有南軒三友亭諸勝後趙子昂作古篆顏曰簡齋讀書處

陳賢良隱居

發策名猶在回頭事已非池塘春草緑空憶謝公歸

附考嘉興治東北一里為舜俞宅崇寧三年其孫捨基為漏澤寺其隱居在清風涇析屬嘉善即宋史所載白牛村别業也

徐長者園

丹砂猶未就白髮忽成翁却有憐春意栽花向此中

附考園在嘉興長者宋人學道年八十治圃栽花老

于此

趙老園

藏書幾萬卷歸老此林泉不為尋蕁鱠于公亦有賢

附考園在郡城西三里景德寺後析屬秀水乃宋致

政殿丞趙公歸隱藏書之處公名衮字希甫陳舜俞

題曰趙老園

施墓

蒼苔侵壊道晚雀散空林莫問人賢否浮生一古今

附考墓在嘉興治東二十里圖經云齊長沙王府長

史施僑琳墓

衛墓

惆悵黎陽客飄流浙水濱定忘空腹恨知是赤心人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圖經云衛大夫洪演墓也衛

懿公為狄人所滅食其肉惟肝在地演剖已腹而內

焉

劉伶墓

荷鍤從吾後叮嚀死便埋人皆譏嗜酒我獨愛忘懐

附考墓在府城東二十七里胥山下俗呼金伶墓葢避吳越王諱也屬嘉興又胥山有荷鍤翁墓

嚴忌墓

有子如君少終緣叛國亡家前無後嗣切勿怨張湯

附考墓在郡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屬秀水子助葬由拳在天寧寺後俗呼後嚴墩葢以忌為前嚴助為後嚴也

朱買臣墓

世事春風轉榮枯一夢間繡衣人不見孤冢舊家山

附考墓在郡城東三里東塔寺中

周都官墓

不識君名字應難問子孫一邱浮水際神怪欲誰論

附考墓在秀水治西北水中旱不加高潦不加沒今

尚存

蘸小小墓

泉下骨應朽幽魂獨未消幾番清夜月孤影度南橋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六十步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南有賢娼巷寰宇記云墓高三丈有大井在其側舊生雙桃于上方輿勝覽亦云

羞墓

傷哉負薪子五十始登朝空使埋羞處山花復採樵

附考墓在郡城北十八里買臣妻葬處又曰羞涇又作湫涇

木紋觀音

雙瞳分日月眉際一星懸照見人間苦三辰不在天

附考唐咸通間郡中有木在氷濟人遇淨則浮逢羶則沉人知其異取鎸觀音像纔畢面目手指皆有光綵人稱木紋觀音又作目紋初在五臺院後以兵火移精嚴寺東廡紹興十一年郡人禱暘重新其宇先是郡守曾俟曾夢白衣人曰我當此方致雨奈面目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明日詰之果匠

者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乃應

邦藥王龕

父老懷遺愛誰傳肘後方藥囊同日葬空憶紫元香

附考在嘉興

凈相佳李

地重因名果如分沆瀣漿傷心吳越戰未敢盡情嘗

附考凈相寺在郡城東南三十六里梁武時建地產

佳李檇李之名由此

符姥瑞竹

一幅霜縑外青青出自然天機何敢議珍重白衣仙

附考在郡城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九

說齋小集

續八詠并序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為八詠詞祖騷而義本

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旹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宇褊太守參政李公即其東更剏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豁幾倍題詩揭榜更勒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歸而登之覩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蟲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蓋與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俗一篇而已况慕一郡之美不主兹樓之勝乃用

其調而更其題別為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摹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虞學步非敢效顰雖媿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郡人唐仲友序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四

梅谿詩集 四

次韻梁尉秦碑古風

會稽秦頌德碑丞相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訪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莫以語某何山見於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真秦望也某欣然欲往職有所拘以告會稽尉梁君梁慨然而行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古風長韻具記始末因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亦以示後人也

左原詩三十二首并序

樂清之東三十有五里羣山環繞地名左原以其居邑之左也中有左嶺左湖左口皆以左名之予七世祖自杭徙温家於是原地雖荒僻有山水足以自娛予丐祠得請日與兄弟鄰里有杖履登臨之適原中景物可資賦詠者各識以詩凡三十二首壬午三月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五

梅谿詩集　五

種蔬

癸未孟秋歸自武林而小園荒蕪之甚遂課僮僕畦以植蔬近得微雨頗有生意潛澗老叔分葱韲數十本及菜子一二種今冬百指可以無饉矣書十五韻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七

梅谿詩集七

讀東坡詩

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
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為然因讀坡詩感而
有作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八

梅谿詩集八

石筍橋

清源郡城之西有渡名石筍溪與江會險而深涉者

病之初浮木為梁屢修屢壞議更以石費重而役艱時提刑陳慨然為之唱弟賀州協其謀令樞密汪公力助之經始於紹興庚辰訖工於乾道己丑提刑屢約予觀未果明年春三月辛酉迓客出郊過而見之因記以詩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十六

洺水小集

復朱教授 某前雪蒙佳句再雪乃得為謝信矣相如之思遲也然亦遂為一段公案

朝來照眼百瓊瑰為有詩筒打雪來不止梁園許分簡

詩壇高築比雲臺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二十二

栗齋詩集

按瀛奎律髓云鞏栗齋其先東平府人南渡寓居婺

州學于東萊之門又嶸大監廣州帥淳熙甲辰上舍

甲科東平集四十卷其詩甚新漁洋老人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六十九

雪坡小藁二

自叙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黄初迄於今人異韞故所出亦異感者弗省遂艷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閲衆作

已而病其敗如也三薰三沐師黄太史氏居數年一語
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雖黄
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
温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
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
奚以江西為余曰誠齋之說正爾者聞其歷數作者亦
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
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于巖於

瀟湘之上東萊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貴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可以為合耶抑亦欲俎豆予於作者之閒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嘈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釣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自叙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

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蜕而化不以蜕而累以其有蜕是以有化君

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二十

學吟

豈敢言詩聊以紀時固不止是惟錄其可以示人者

淳祐戊申歲中和節南杰書于溆川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七十三

怡雲軒詩集

用峯山舊韻

春水上堤沙春晴散望賖衰年花近眼久客夢還家映日孤鴻沒迎風雙燕斜平生江海意早晚送浮槎

中州集　　　別集類四　金

中州集序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畧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為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内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于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

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為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為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序

瀛奎律髓卷十

枕上作

龍鍾七十豈前期矮帽枯笻與老宜愁得酒卮如敵國病須書卷作良醫登山筋力雖猶健閉户工夫頗自奇今日快晴春睡足卧聽簷鳥語多時

中四句皆新

梅花百詠

總集類

梅花百詠序

側聞孤山處士之愛梅也種梅三百六十樹以三十株畫一溝溝有十二畛居傍列二十有九相其地脈蒔以調護弱植者培之使滋强拂者抑之使降具見諸簡冊者則有花太平蜂露布風雨約伐蛀書賞花賦詩因梅寓意今僅傳者疎影暗香之句耳但種類既繁謂宜分題拈詠以悉梅之情韻否則寒香壓麝瘦影揺涼龍骨

遠吹燕釵初試不能曲盡其致猶之其負梅也粤稽往代以及近今名作如林大率以數言標勝惟元內翰馮已海粟釋氏中峯分題唱和各得百首真不愧梅花知余頋馮詩為傖父竄改乖舛謬盭遂令海粟遺憾千載余友元開夏子嘯吟梅窻於尚友之暇考軼正訛合成雙璧然猶以為綴韻雖宏標題未罄與會所至觸類引伸復增詠以補東南之缺蓋至是而孤芳萃質逸韻仙姿𦬼𦬼傳真枝枝寫照可謂盡態極妍抑亦積薪居上矣

幽懷未已清言轉綺花不足而摹之以影花復拈花影復傳影花兮非真影也非幻浸假而素服淡粧影亦著色異䋫清馥影亦聞香一影千韻一韻千思倍覺花樹非奇畫工難肖元開此時不啻身置庾嶺之巔而神入羅浮之夢矣寧獨補百詠所未備即暗香踈影之句亦安得專𡤥於前哉若夫幽庵手植名花披華若繡手題佳詠亦著述如山乃獨於花品梅於梅并憐其影蓋同桃李嫁驗取歲寒貞元開有心維余諒之已同里社盟

弟尤運昌其尤甫拜題於問月軒

天下同文集卷二

安南國上世祖皇帝陛下登遐表

臣日燇言伏覩湖龍條去詔頒於登遐澤雁悲鳴哀甚于喪考臣民望歔海瀆涕流臣日燇誠擗誠踊泣血泣血欽惟世祖皇帝陛下盛德神功文謨武烈表正萬邦大居一統八十載而成帝業聖歷無疆億萬年以遺王休孫謀有永大懷小畏近說遠來炎風朔雪盡忠臣寸地尺天皆入貢宜壽名之必得胡劍舄之遽遺臣日燇

自隕烏號心馳燕闕北辰如在靡渝星拱之至誠下土
若摧更冀日居而繼照臣日燇謹專陪臣陳利用等奉
表陳慰以聞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國臣陳日燇
上表

古賦辨體　　總集類

古賦辨體序

宋有祝堯君澤信之佐谿人嘗取漢晉以來古賦辨其體復取騷辭文操歌行等作有合於賦體者為外錄凡十卷傳久脫誤世難其全淮陽金君宗潤守信得是原集於君澤家而喜之命工復刻以傳乞予序按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曰風賦比興雅頌而詩序謂之六義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經則以其篇章聲節

之或異緯則體於經而有命意之不同誦詩者必辨乎此而後三百篇之旨可得其後詩变而為騷騷變而為辭名雖異也而貴乎得詩之旨漢賦取賈誼相如而下幾八十家為四種大槩先之以問答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辭亦異也而貴乎合騷之音然自風雅頌固各有賦及賦之名立則又兼風比興雅頌之義然後為得其體焉不然雖能脫略於唐人對語之俳而又不知自入於宋人散語之文未見其能古也君澤所以辨之甚

嚴而取之甚確刻當其時以詞賦取士得是集而辨其體未為無助於世我朝崇雅黜浮罷詞賦一塲故士皆精於義理之習而忽於賦體之講殊不知賦自屈原離騷之作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故繼其作者必其幽窮迫切怨懟淒涼乃其餘韻而宏麗之詞不與豈宜平居無事而竟為有韻之文以榮仕進之階乎然發乎情而得其正若陶翁之詞雖於騷體不類君子以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抑以其恥事二姓意亦可悲乎是以

詞貴乎情之正也宗潤發迹賢科歷守名郡綽有文譽
而自集之行其於復古之作者未必無助云成化二年
丙戌秋八月既望賜進士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東
吳錢溥歸自嶺南書于蔔陽舟中

唐音卷九

元　楊士弘　編

李奉卿

塞下曲

黄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黒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葡萄平生寸心是雁門郡今大同府是也黒貂裘史記李兑遺蘇秦黒貂裘游秦秦不能用於是裘弊注貂鼠屬皮暖故用為裘羽林子見前注葡萄酒大宛國多造葡萄酒

宋少府東溪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
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蔡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晴露珠乘合夕陽花影深從
來不着水清淨本因心
　　高達夫
　　　宋中今開封府是也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惟高臺寂

寘向秋草悲風千里來梁王漢梁孝王也孝王盛時大築宮室園苑爲游賞之樂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九月桑麻盡寒風鳴樹枝梁苑在開封府梁山未詳修竹梁王有修竹園

草堂雅集卷七

寄廣西白上人

歸思迢迢不奈何寄書珍重病維摩風帆明日春江上回首蒼山緑樹多

寶塔從空舍利光風鈴和夢度春江遥知西老聞鐘處木末鳥啼月到窓

風雅翼

總集類

風雅翼序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録既繕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于詩楚辭之後以為根本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後之近古者為之羽翼輿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亦以傳詩注楚辭

者為成法所謂選詩補注者是也他若唐虞而降以至于晉凡古歌辭之散見於傳記諸子集者則又别為諵拔題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選詩續編乃李唐趙宋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差畧補注凡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合十四卷以其可為風雅之羽翼也故通號曰風雅翼顧序而傳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子能以其才識之所至而知慕效焉者其人豈易得哉雖然詩亦難言也矣昔者孔子删詩以其出於國人若

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至於頌則宗廟郊社之所用其體不過此三者而已而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然去聖既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千有餘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於其間哉文公以邁古超今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一書亦既脫畧衆說一洗舊失而新之又以為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失變風變雅之體裁復即書嚴加檃括而訓註以傳於是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宗之選詩

補注既視此二書為無愧而補遺續編亦皆有以成公素志之所欲則其所見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以有是哉竊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嘆者也感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善者法之而惡者戒之皆所以為教也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君子何取於斯焉詩與楚辭既經聖賢之刪述固已垂教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亦有可取以為教者乎抑亦有未然乎漢魏

及晉蓋皆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諸人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取以為教詎曰不然嗚呼此文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探之補注以浚其源廓之補遺以博其趣絲之續編以盡其變而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温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涵佚之表則所謂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

然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名履其
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私淑文公者也固
有所受哉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金華戴
良序

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謂之詩詩於
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
此為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

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録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决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諸家之注果能合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況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以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无注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蓋有五焉夫序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迺

以篇什繫焉使有可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粹然完美足爲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以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爲精審矣今所簡拔爲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也而補注凡例益做乎詩楚辭之注用之韻補以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繹之議論以融其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

注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提要鉤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之名物凡有見于咏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説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怨可以哀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爲書之可傳也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

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䟦涉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為再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覘世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深悲也而讀選詩補注者葢亦不可以不知因并書以序先生名履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厲行以經術世其家云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平江路學

道書院山長上虞謝肅序

風雅翼序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蔑意於世用惟不得行其志則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推明先聖賢之遺言以啓迪後進為事或發舒為著述亦必務乎明天理正人心使不失為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傳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為之闡明而大義章章矣而詩傳一書尤其自謂無憾者也離騷作於屈原視風

雅已一變矣雖曰南國宗之為辭賦之祖然其跌蕩怪神怨懟激發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矣必汲汲為之集註耶蓋朱子緼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蔽障於權臣不得以致其君為唐虞三代之治故託此以舒其憤懣而深嗟永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古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録於文選視風雅雖已再變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為後學之準則故朱子嘗欲採輯一編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令劉先生坦之之為補註也既更為之删定又

倣詩傳而說之一取則於朱子亦豈無所為而為之耶先生資稟粹而才識明自幼力學即以行道濟時為志一遭天下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究然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況其立心行已往往自謂無歉於諸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乎衰亂又或與之有近似者此所以注意於選詩而必為之發其旨趣申其情志使不昧于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問其為經術為辭章惟言發乎倫理事關乎世教君子

必有取焉于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續楚辭也始有取於相成欲使為治者知興衰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擬招又欲使游藝者知為學之有本而辭章有不足為矣先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建謂其止以皇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為有法焉於嵇阮二子謂其立心似陶靖節而非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茂先謂其獨能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為有見焉

而於袁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為心而於宋諸詩人為出類焉即此而觀之則先生之意誠不止為選詩發矣然則是編之作其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既多矣乎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于後者不朽其視見用於世而没没没無聞者為何如哉余自揆託交于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為尤深故輙序于卷首庶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為徒說矣至正乙巳三月初吉友生會稽夏時序

風雅翼序

士大夫之所欲得者莫如書而書肆之所未列者又不易得得不易則懐金而觖望者為不少矣初予家居時聞有風雅翼一書欲得見之不能及忝科目游士林始獲於所知借觀之無幾遽當還之寂久而後購得全本然又守多缺誤不無魚魯之惑於乎以予得之之難且如此況處下都僻邑寡四方交游者乎況山林之下未嘗出城府者乎四明陳公本深自刑部郎來守吉郡謂郡

之士能詩者衆矣如畫得風雅翼觀之則尠有不超於古者顧紹興刻板歳久弗完今不重刋曷由廣及於是與其貳守會稽王公仕昇通守南陽邢公麟謀之而叶又得守禦千户王公業相之以成既成而俾予為序惟是書具有舊序何假贅出然而陳公今日所以重刋之意則不容不序以見之也公為吾郡既六年政清事簡人用和洽遂有餘閒以及兹事殆孔子所謂富而教之者歟是板印行必先及屬邑俾凡後學之士得追古作

有風雅騷選之深趣而去淺陋者自公始也屬邑既得而四方往來又必傳至遐裔俾未嘗得見者庶幾喜見是書而披誦習復之不已以需其㬢徵者又自吾郡始也予因公命遂述昔時所以未易得者以諗同志若夫編次注釋之顛末與其有關於優柔温厚之教者則有金華之戴會稽之夏上虞之謝三先生之序在覽者宜自求之宣德甲寅冬十一月辛卯翰林侍讀承直郎兼脩國史郡人曽鶴齡序

荊南倡和詩集　　總集類

荊南倡和詩集原序

向予客荊溪岳氏家而梁溪徐闕延予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深闕荊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闕荊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闕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闕相近大篇短章其所以闕駮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以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

怏示予讀之始猶未以爲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詩優柔含蓄非自其情性與道胞契蓋不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客荆溪荆溪之崖谷泉石深之爲洞窟聳之爲巖巒幽之爲深林散之爲人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咏者柳子厚久居戎不辱世用于是極山水之勝發爲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

吟鏦金擊石二子者謂非竒絶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二君遊從讀其詩徒使人傾企瞻望云耳遂昌鄭元祐序

雅頌正音卷四

劉崧子高廣陵人

江南弄

江浦晴雲作水流鴛鴦哺雛花滿頭沙堤十里寒瀘瀘

湘娥踏槳採春愁菖蒲葉齊寶刀綠珮魚雙剪琪花玉

酸風吹雨不見人一夜啼痕滿叢竹

春宴曲

大鼓作鼉鳴美人花間相對行忽聞橫吹座中起吹出

雙雙鸞鳳聲鳳聲徹漢作復止飛入青天綵雲裏當筵盛酒金屈巵酌酒勸君君莫辭不見當前桃李樹昨日花發今空枝東家作官閙車馬西隣從軍能騎射一生長客邉塞間芳時不在鄉國下何如載酒鳴雲和手折山花行唱歌少年有酒不痛飲白髮滿頭君奈何

唐詩品彙卷二十

孟郊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

燈盡語不盡主人庭砌幽柳枝星欲曙蘭葉露華浮塊嶺笑羣峰片池輕衆流更聞清淨子逸唱頗難儔

唐詩品彙卷四十五

韓翃

宿甑山

山中今夜何人門下當年近臣青瑣應須早去白雲何用相親

別甑山

一身趨侍丹墀西路翩翩去時惆悵青山綠水何年更是來期

唐詩品彙卷五十五

李中

贈別

行杯酌罷歌聲歇不覺前汀月又生自是離人䰟易斷落花芳草本無情

劉昭禹

送休公歸衡

草屨初登南岳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歸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楊達

明妃怨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駝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顔

張諤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黄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唐詩品彙卷六十四

劉長卿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萬古巴邱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唐詩品彙卷六十八

馬戴

送人遊蜀

别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烟花是錦城

送客南遊

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唐詩品彙卷八十九

陸龜蒙

新定陪太守一百五夜南館翫月

風雨教春處處傷一宵雲盡見滄浪全無片燭侵光彩只有清灘助雪霜烟斂櫂歌歸浦溆露將花影到衣裳却嫌殷浩南樓夕一帶秋聲入恨長

崔珏

水晶枕

千年積雪萬年氷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

北方寒氣此中凝黄昏轉燭螢飛沼白日褰簾水在簷
蘄簟蜀琴相對好裁詩乞與滌煩襟

李山甫

貧女

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荆釵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
人間多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
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濕蠶筐

唐詩拾遺卷四

郭振

子夜秋歌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迴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

子夜冬歌

北極嚴氣昇南至温風謝調絲競短歌拂枕憐長夜

唐詩拾遺卷十

岑參

送李司馬

柳軃鶯嬌花復殷紅亭緑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班

元詩體要　　　　　　總集類

元詩體要序

元詩選有所謂風雅者又有所謂元音者有所謂光嶽英華者又有所謂乾坤清氣者去取精矣然而體製音節之未歸類滄海遺珠之有可慨則猶不能無待於餘姚宋先生公傳體要之編也公傳是編起四言終側體為類三十有八詩凡一千五百二十餘篇每類之首自為小序以原其始且評量之體而有要繁而不雜視前

人之選益明且備矣夫詩之體製自三百篇一變而為屈宋之騷再變而為枚乘蘇李之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柏梁則其始也四變而為律詩沈宋為之倡也其音節之不同者守法度為律賅始末為引放情為歌體如行書為行兼之為歌行鏗鏘之為樂府怨而不失所守曰操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謡婉盡人情曰曲聨衆人之語以成篇曰聨句集古人之語以成篇曰集句曰香奩則脂粉裙襦之辭曰無題則含情寄意之作又

有曰陰何體者清深穆麗一以予堅仲言為法也其直以言以詞以篇以詠以怨以歎名者其意具於言詞篇詠而怨且歎者乃其音節之所在也凡此皆公傳體要之所備公傳於詩之體製可謂造其閫奥矣於詩之音節可謂得其三昧矣夫人必居堂上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不深於詩而能選人之詩者未之有也致仕福建布政使武林姚公世初亦深於詩者見公傳是編歎賞不已遂命工鋟梓以與世之知詩者公共之謂予亦頗

知詩又嘗與公傳同脩東觀書有硯席之雅宜為序故不辭而書其編端宣德八年癸丑春三月朔旦南海鄧林書

重刊元詩體要序

元詩體要者元時以詩鳴家者流所作也詩凡若干篇體要之詳已見公傳首簡茲不復贅余嘗讀是詩竊有感而歎曰是未可以删後無詩論也第見世之人獨鮮刻之一日與安成南峰劉丑卿論及是詩彼亦深領吾

意至於其世其人雖仕隱異行要皆一時名賢與象理致暢達物情亦見我中國光嶽英華之美不以天常之變而與之俱替也舊本年遠多糢糊間有一二篇章訛舛相踵爰敢揣摩補正餘尚有心思氣力不能及者仍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是為序正德已卯仲夏上浣遼藩止菴書于勑賜博文堂

元詩體要卷二

哀陳童子　　虞集

南山有鳳雛飛来上林樹祗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海氣零珠壁毁月先曙卢巫陽不能招荔丹滿洲嶼

悼巴陵女　　李孝光

源從積石来滔滔東入海逝波何時還誰能坐相待妾心比山石之死終不改生逢堯舜年賤妾獨何罪

蔚州元氏怡齋　以下續增　　苟宗道

八元乃八龍嶷若瓊樹林難兄復難弟感激恩義深室

家兗相好如鼓瑟與琴翩翩鴻雁行鏘鏘鸞鳳音二王一品題價重雙南金終當仕虞朝藹然列華簪要在風俗淳不異古與今他人有兄弟聚散如飛禽鬩牆不相能干戈日相尋尺布斗粟謠行路為傷心常棣廢已久角弓義湮沈因書怡齋詩以為友于箴

大明宮早朝　　胡寛

蓬萊拂曙色熀熀舒祥光九儀肅清蹕日月開旂常聖人握金鏡黼扆臨玉堂咸英備雅奏圭璧輯羣芳歡宴

洽湛露敷恩爯龍章謳歌罄率土豈樂逢時康典文垂溱續聲烈昭前王巍巍纘鴻緒萬年斯無疆

箕山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秖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氣稟汨利私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採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年肝肺熱浩歌北風前

悠悠送孤月

燕平學仙臺　劉因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前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烟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簮仙人蟣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歌秋風前

黄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黄金名黄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飢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黄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横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此山靈吟臺何久留時

危亦常事事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來浮海舟飄飄
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
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泛泛鷗四維既不
張三綱遂横流坐令蚩蚩民謂玆聖與儔蚩蚩尚可恕
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
灑横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懐漲巖幽何當剗疊嶂一洗
他山羞

元詩體要卷六

酬昭君怨　　楊奐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征人怨　　元好問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少婦怨　　趙孟頫

梧桐滴露斷鴻飛萏萏連天汀馬肥少婦幽州幾時夢

征夫紫塞沒書歸

代項氏怨　李宗烈

嫁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

將夫骨葬江南

元詩體要卷七

清溪引贈合肥丘太醫　戴帥初

清溪先生清不虛家世清溪溪上居走來紅塵三十載

白頭猶誦清溪書清溪之書何所有肝膽照見農黃初朱門甲第深蘧蘧寒漿暑液填煩淤飛箋夜半一悶渠三彭二豎歌欷歔風塵不驚歌復笑洗濯臭穢通嘉蔬桑君上池在影響華佗戲禽同卷舒我生歷落窮無儲倩人不須煩掃除時時塵襟發狐悶徑欲往傍清溪漁丹砂雖佳奈官晚石髓可得非仙餘藥成早幸分乞我莫待持去騎蟾蜍

謠體

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謡宜隱蓄諧音而通俚俗若康衢黄澤白雲是也俗謡頗多今取合聲調關世教者

望雲謡　　元好問

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茗蘭茗霜早凋美人亭亭在雲霄欝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沈沈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璽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茗茗春波遠

寶劒謡　　宋无

鐵精蒼玉龍景潛萬丈虹孤電走白日老冰倚秋空提出天地愁八極來清風未逢龍準帝古匣塵土蒙大蛇當道兮若斷秋蓬於乎寶劒兮亦將遇乎英雄

玉笙謡為鐵門笙伶周奇賦　張雨

我有紫霞想愛君白玉笙懸匏比竹無靈氣昆丘採此十二莖鳳味銜明珠凰翼排素翎金華周郎妙宮徵子晉仙人初教成月下吹參差羣雛亦和鳴緱氏山頭白雲起七月七日來相迎長謝時人一揮手飄下滿空鸞

鶴聲

元詩體要卷九

蠟梅　　謝宗可

縈香絳碧綴蒼苔歲晚寒香宛轉來蚑蟄凍雲氷骨瘦龍眠夜月玉顏開風霜氣勢從千折鐵石心腸亦九回祇為東君甘自屈不教枉占百花魁

落梅

玉褪寒梢粉褪英適將風雨亂飄零輕狂蝶翅嬌無力
狼藉魚鱗嗅不腥碧石墮痕棋得路碧潭飛影鑑流星
清香從此暗消散辜負黄昏月一庭

白蓮

三千宫額翠雲房洗褪鉛華試淡粧仙掌月明應自怨
東林夢逺為誰芳波澄夜靜花無影露冷風清玉有香
舞罷霓裳誰得似六郎清瘦比荷裳

鴛鴦梅

兩兩毗春簇錦機文衾夢覺月分輝枝頭交頸棲香暖花底同心結子肥金殿鎖煙妝粉頷玉堂環水浴紅衣有情一種隨流去莫被風飄各自飛

龍形松

天矯拏雲海上來蜿蜒蛻骨老莓苔紫髯夜溼千山雨鐵甲春生萬壑雷影動欲翻平陸起聲號如卷怒潮回蜷枝冷桂巖前月猶似擎珠照九垓

楊妃菊　林景熙

昭陽舊恨逐風飄歲晚山中霜露饒彭澤歸來空自老
中原舞破為誰嬌返魂碧海熏初炷宿酒沉香暈不消
亦是前身曾捧硯品題因得入詩瓢

水中梅影　謝宗可

澄澄寒碧映冰條雲母屏開見阿嬌春色一枝流不去
雪痕千點浸難消臨風倚檻雲鬟濕帶月陵波玉珮揺
最是黃昏堪畫處橫斜清淺傍溪橋

賣花聲

春光唤遍費千金紫韻紅腔細細吟幾處偶驚游冶夢誰家不動惜芳心響穿紅霧樓臺遠清透香風巷陌深粧鏡美人聽未了繡簾低揭畫簷陰

柳眼

媚嫵窺春淺碧浮欲開還閉半含羞露垂煙縷秋波溜雨歇風條曉淚收上苑困酣興廢夢灞橋看盡古今愁五株彭澤回青否應是生花雪滿頭

花霧

倦紫酣紅總未醒暗薫芳淚滴無聲羅幃隱繡迷春色綺縠籠香護曉晴薄暝枝頭留睡蝶輕陰樹底咽啼鶯東風卷到闌干曲半濕游絲舞不成

絮化萍

點綴離人恨已多水流雲散為消磨半篙晴漲星無數兩岸東風雪幾何脫白定知沾化雨取青應是藉恩波滿池好護蒼天影休送春歸繞汴河

春俠口號　　楊維禎

金丸脫手彈鵁鶄玉鞭嬉笑摯珊瑚侍兒無賴有如此知是霍家馮子都

又

花袍白面呼郎神當街踏花不避人天馬乘龍金絡腦賈家貴壻正嬌春

又

昨日布衣行九州今日繡衣拜冕旒馬前清道一千步當街不敢闞高樓

又

朱提沽酒酒如池太白淋漓興不辭上樓更衣玉山倒腰間帶脫金犀毗

又

蜀琴聲奏雙鴛鴦嘛竹和鳴雙鳳凰夜闌酒醒不上馬紫荆月墮西家牆

側體

詩家近雖不似唐人不拘律而用側韻古作亦多用之其措詞奇健而意味含蓄乃側體之攸始也故録此以見其體制之有自來云

采薇圖　　盧摯

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梁父吟畫扇　　元好問

盤礴萬古心塊石一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寒夜作　　揭奚斯

疎星凍霜空流月濕林薄虛館人不眠時聞一葉落

長廊岩　　趙孟頫

修岩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横簾鉤遥遥掛空碧

石人峯

巨靈長亘天何時化為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秋江　　范椁

秋生洲渚靜露下蒲荷晚忽憶釣魚時人家楚鄉遠

瀟湘夜雨　　揭奚斯

涔涔暗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放流下去

洞庭秋月

灝氣自登穆碧波還蕩漾應有凌風人吹笛君山上

平沙落鴈

天寒關塞遠水落洲渚濶已逐夕陽低還向黄蘆没

漁村晚照

日從海底出且向平沙照漁網未全收漁舟還下釣

大千毫髮　虞集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緒雲散作萬山雨

晚出順承門有懐太虛　揭奚斯

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題曽彦明所藏雨竹　林清源

蒼梧秋雲來寒翠滴不已君看葉上波都是湘江水

夔怨　甘東溪

平生湖海遊南北東西路幾度夢殘時雲深不知處

蘭在　彭炳

蘭在在幽谷行子在岐路蓼蟲居蓼中人生不知苦

團扇　楊維楨

團扇復團扇秋風不相見隱顯各有時陽阿舞雙燕

商婦

蕩子發航船千里復萬里願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

合歡

朝來作合歡暮作生離泣安得並蔕堅堅似乜姑汁

孟浩然像　　貢師泰

白日何茫茫青春方浩浩驢背天風來吹我烏紗帽

偶題　　虞集

夏簟琅玕冷於水緑韝烹魚手𢷬已西風歸燕杏梁深

恨不身先貴人死

出峽圖　　趙復

蕭蕭十二峯前路月落猿啼霜外樹半夜誰家上水船竹枝歌入瞿塘去

贈連尊師　　虞集

廬山連尊師求真陽詩久諾而未作也一夕夢中得之因書以贈

稽天之浸不可滅焦石之烈不可絶香爐峯頭披羽節滿山桃花滿湖月

贈陳道士

門外大風脚下起窓前書卷淨如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明月裏

又

門外大風吹樹倒窓前燒香禮黄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瑶草

次韻　　袁桷

神仙有路非蓬島世上紛紛人自老月明白鶴未歸來獨倚長松翫瑶草

龍掛詩

黑雲壓江江水躍乖龍尾掛青旗脚須臾卷水上青天

蛺蝶蜻蜓雨中落

春俠口號

柘林縱獵金毛鷹花街行春銀面馬夜宿倡樓酒未醒

飄風吹落鴛鴦瓦

又

閩右新來豪俠客姓字不通人不識夜半酒醒呼阿吉

叶平 碧眼健兒吹筆笛

又

江西美人久不見手把新題合歡扇鯉魚憑送相思書

明文衡卷九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

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厯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河山之阻關塞之區風俗之各别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竝太行

抵恒山之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秦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竝商山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兾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當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陜兩河之會也其外山川茂密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本來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埶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

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哀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偽飾猶竊人之鐘自掩

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黨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詟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彦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為天下一家也楚椒之稱人秦鍼之稱弟以中國處者皆與

之春秋之義也葢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為扶弘義示至公為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忰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愉逆知其奸睚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甞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

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隳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明文衡卷十一

宋論八　　劉定之

帝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人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溫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即九華玉真女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巳即書罰仙吏褚慧皆從帝

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賚靈素無筭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升温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㽕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詼用資媟㗊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毒殺允誠益自恣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以為言斥還死于故里

佛本西域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黴宗所謂中華被金人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

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漢北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黄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黄以為廣此黄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

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蘗聲色而天常失紛擾於兵燹干戈而人紀紊葢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饕其寵禄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

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詼媟呹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

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竝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修為而不修為者多矣而况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明文衡卷十八

世直堂銘 有序

楊榮

翰林侍讀文江用功敘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葢以
其六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
疏斥其奸曾大父蘩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脩三史
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父職方員外岐鳳
國朝永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箴以
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終不少沮非直道之
至其能然乎矧功敘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未可量
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貫世其傳周之世直實謨諤諤繼以鸑溪職方有作歴宋及元至我皇明勁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奸臣強主弱炎鎍既微孰攻其惡莫紊帝統筆續麟書炳炳烺烺一字一珠莫僭王誅竄覬儲位梁園納邪曷删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官奚不黜其黜復揚皇鑑如日文江之滸有堂潭潭喬木如雲鬱與天叅我銘先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明文衡卷五十五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顔亮戕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金兵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番漢兵二十七萬傔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廵洛至汝遣

高景山王全來求譽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犍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拔又不得一書於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明文衡卷五十六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還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雅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哈喇魯特氏郡王哈爾薩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托歡特穆爾後有

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雅克特穆爾請於文后卜達實哩克立太子雅克特古斯后不從命立文宗次子額琳沁巴勒是為寧宗寧宗崩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克哷濟蘇往廣迎之至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且陳迎立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雅克特穆爾疑之適太史亦

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雅克特穆爾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庫庫等定議立姪托歡特穆爾為帝且詔尊文后而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寳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嗜饑秀才怎麽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雅克特古斯於高麗

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逆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

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亡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内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吳王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内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

徹曰唯此何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曁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明文衡卷九十一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道俗銷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

衣效其語言容飭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容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

者矣先生諱金字赤器别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任其國為户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户部生德詮德詮生諆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諆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惢益惢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

木滋月長歳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曁孫至曽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

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韓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禄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會孫五人亦已長云

明文衡卷九十二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皆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為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好鬭天下皆靡靡同風𠘧里一倡百和馳馬帶劒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

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低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灑掃堂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令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煦如也不

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求不絶異于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没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

其文擢賔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榮處士善教
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
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
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
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
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
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
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

亡缺之餘而習於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徳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明文衡卷九十九

參不當與敵講和奏議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許貴

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次欽奉詔書內一款

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開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數月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路地方又係緊關衝要之處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圍臣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邊城軍民趂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常之事即日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壞不時

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况今日　聚集人馬衆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厫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為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伊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

四又況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
借勸收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二三比與原舊馬
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二月内臣差千戸張
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墳嶺墩設伏
有巳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内有彼營三人通曉漢話呌
稱我一箇是女直同知一箇是浮石參謀一箇是哈密
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
頭目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

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攪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
本奏報外今敵聚衆復入境内攪擾軍民不得耕種切
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敵勢衆大就於腹内駐劄
趂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與
師戰鬬尤須量已料敵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
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
補報伏望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勑在廷内外文武大
臣將前項打話敵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

策分免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賚勑與敵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伊仍復逆天背理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統率銳士奮力復讐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且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旨

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逵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
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
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欽依敵情譎詐不必會
官計議欽此欽遵令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伊講和
暫示休兵待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切詳敵首
也先違天悖德負義忘恩自逞梟惡之雄烏合儔類之
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侵京畿而震驚陵廟
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

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甞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賫執金繒往使敵庭賄賂纔入於窮廬敵騎已至於闗口繼遣少卿王荣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

有所不可和也又敵人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疋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為含垢忍恥屈已從

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敵人罪惡稔盈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侵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侵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絶而已

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鋭意滅敵却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

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内外官員令其整搠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七

程義士楚翁傳　　　家乘

程義士楚翁婺源彰睦人忠壯公之後也性倜儻喜問學豪于詩嘗參請于須溪須溪稱其逸才必當名世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憤憤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因以舉事事洩被執榜掠幾死夜以金賂守者得脫去之番陽時碧梧馬丞相廷鸞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義其為人遂客丞相所久之聞

疊山謝提刑枋得在閩又去之閩客疊山所會時事稍定潛歸婺源人有虞之者復走閩凡十年間關險阻一寓于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倀倀無所依亦死逆旅中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片紙隻字無復存者惜哉碧梧贈楚翁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肯署大夫雄有客來令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竭渺渺碧雲東疊山贈楚翁詩幷序曰客閩十一年不敢談詩玩楚翁新吟猶有

望春雲懷李白者堂前擊筑高漸離槖中亦可一出乎
夜得絶句敬呈楚翁江東未覩舊衣冠腹有詩書行路
難蒲柳春風且收淚五陵佳氣逼雲端慈母倚門曽教
兒吾君何在汝何之堂前戲玩忘憂草閒説齊王歸有
期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
此盡是江東人送來又跋楚翁詩卷曰五帝三王自
立之國至徳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
隨之西北嚴凝之氣滅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

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篇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王澤未竭民彛未泯豈與文士角技巧哉富貴榮華在其前刀鋸鼎鑊在其後楚翁置禍福死生於度外毅然以天地大義爲已責幾殞榜箠幸逃鋸鉞逋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真男兒哉黍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翁之心見于彼時乎安得楚翁之詩作于彼時乎撫今懷往事可爲痛哭者多矣由後視

今不知志士仁人之心亦可少快否乎善學詩者當自得之丙戌二月望日廣信謝枋得書于卷後

文編卷四十一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裔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四裔憂在外今者四裔憂在內古者四裔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今之四裔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敵驕恣爲

日久矣歳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敵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内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内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

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夫匈奴之人風氣剛勁稍有觸犯挺然而争者彼

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畜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

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

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

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當今北敵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

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喣喣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

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漏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

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魯肅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

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令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

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令夫呌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呌呼者聲

也䟕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

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敵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我者其國無聘問餽遺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

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覩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牒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敵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

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屨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中外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也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敵人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

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一

贈譙祕丞詩　　文彥博

昌元建邑幾經旬百里封疆秀氣新鴨子池邊登第士
誰知即是弈碁人 譙南薰昌元人居鴨子池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後以祕書丞知閬州同時
國朝詔求天下善弈碁者蜀帥以戲戲應詔
敢望風知畏不敢措手故文潞公贈詩云云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

後谿記　　李新

大皂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而下自岷山東分為沱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化等八橋跨水高騈廣羅城從内江繞浮橋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一帶繞東郭俱匯于合水尾其後溝洫壅塞圜亡灌溉人多夭厲天灾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粗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大皂水自曹公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

國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源清流不尊何示不廣復鑿水谿于閱武堂後入諸郡使者之寺與官帑藏所在園無衡官支分派決均受漏泉之賜逭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墮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欿漢亦不治令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關後谿故道水行如昔邦人

驚喜再還舊觀且楚苾為掩為司馬鳩數澤數疆潦視堰瀦町原防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忌者惡修怠者不修乃指為燕遊張本決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傳久遠云年月日記

築梓州中江縣新橋記　　文同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瀵水會為一西至于羅江

南至于陽平滙東南復吞旁流廼浩漾為洪波浮于縣之西郊厯坤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㢙擊左岸土毳善崩嵗嵗内蝕若剡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居治平二年春河内廖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視歎曰是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堋補完埶漏填築堅垍以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廼逶迤漢安王諱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為金堤望之岌然直偃横斷初民來觀

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讙謼踊躍詠誦令德老稚一口且曰秦之氷唐之兼墳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吾廖君殄水害于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卽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遝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葢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

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當此顧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詰余來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堤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四川總志後序

志古列國之史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楚左史倚相

能讀八索九丘夫四方九州之志而太史氏實與聞焉故曰志古列國之史也國朝志例有主周職方漢輿地圖元方輿勝覽者以郡縣統條目皇明一統志是也有主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者以綱領統郡縣而條目畢具雍大記齊晉通志之類是也大凡體國經野表年類事貞文景哲取諸太史公司馬子長班孟堅氏為準蜀故有志凡三十七卷前侍御台峰熊公所編年表藩封歷官財賦經畧諸卷主通志郡縣諸卷

主一統志我都撫臺大中丞東阜劉公睹而嘆曰嗟乎
戮矣未備也謀諸前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走聘太史氏
升菴楊公王壘王公方洲楊公分而校之時則方洲志
藩封以官寮附志建置以編戶形勝風俗城池公署郵
驛附志山川以臺榭古蹟水利關津陵墓祠廟寺觀附
志賦役以課稅征徭附王壘志名宦以職名科第附志
人物以流寓附志武弁以土官附志割據以亂臣盜賊
附升菴志文藝而各為序以見卷凡百餘皆主通志標

分臚列視昔蓋彬彬矣都撫公睹而嘆曰嗟乎備矣未萃也謀諸監察侍御狷齋謝公屬按察憲副周君暨予不肖會而一之時則憲副君發凡起例而義以斷焉藩封監守雜志用通志例郡縣用一統志例例之正也尊崇帝紀表章后妃刪落年表官制財賦不書戶口田額兵屯力役之征例之變也予所編次經畧三卷亦通志例例之正也餘唯校刪郡縣志之重慶叙州馬湖鎮雄及烏撒軍民府嘉定州石砫宣撫邑梅洞長官二司閒

有筆削與舊志互異亦例之變也而文藝志則悉仍升菴之舊未之能易焉大抵台峯體例不一三大史主通志憲副主台峯加取舍爾予所草創實三太史之所略也稿脫都撫公躬自檢閲更其訛舛而又嘆曰嗟乎似矣乃又以謀諸監察公而下令梓人趣刻之始予不肖奉臺命與志事瞿然驚曰是太史公司馬子長班孟堅任也予何人葢嘗謁都撫臺而請焉曰葺之無荒也又嘗謁監察臺而請焉曰約之無濫也退而惴惴彌月思

欲有所闡明以成會通之典而綿力譾才戹於體例卒
唯唯不能効其愚忝竊附名實深祇畏故於志刻之終
也僭述始末異同之故殿諸群玉冀覽者有攷焉若曰
識鑒未融擬志以史浸淫漢制援附周官以窺覦乎三
史九丘六典之輿為空言為辱命則又備責之意而惠
教之私也予不肖其何敢辭四川按察司僉事膠東崔
廷槐書

唐宋元名表卷下一

謝除禮部尚書表　　王譙中

臣某言昨蒙聖恩召臣歸朝除為禮部尚書者外閫暫分邊遠歸於驛召晰朝甫對即擢長於春官席寵逾涯撫躬增懼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奮身孤遠逢世休明仕不因人終始皆蒙於睿簡才非適用險夷但竭於愚忠去國倚廬起家臨鎮豹尾隔四年之從麟符專一道之權閑田里之歎愁具知疾苦頒條詔之寬

大方究撫綏敢圖宣室之具恩誤玷中堂之寀屬跡陪鴛鷺恍疑夢寐之回履上星辰頓覺依乘之近被服章之安吉引車鑾之閑馳榮渥併加微軀難稱茲伏遇皇帝陛下亶聰建極知哲能官聚英儁以尊朝蓋爲本根之慮咨直清而典禮不徒玉帛之云退省迂儒曷膺妙選臣敢不益堅素節仰報隆知顧北斗喉舌之司當謹出納如稽古禮文之事敢廢討論臣無任瞻天荷聖感佩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宋藝圃集卷七

王安石二百十五首

桃源行

仕不至二千石貫不至五百萬此事兮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户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誅强呉鴟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擅至今籍籍宗陶朱大賢富貴不為已心事邈與常人殊逢時致身如反手

雲蒸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賢豪刺繡倚市

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旦旦爭錐刀

宋藝圃集卷九

歐陽脩一百十一首

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

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强敵漢計成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宋藝圃集卷十

黄庭堅五十首

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

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請一誦乃得之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健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

觀王熙州唐本草書歌

少時草聖學鍾王意氣欲齊韋與張家藏古本數十百千奇萬怪常搜索今得君家一卷書始覺辛勤總無益移燈近前拭眼看精神高秀非人力北風古樹折巔崖蒼烟寒藤掛絕壁逸氣崢嶸馳萬馬隻字千金不當價

想初盤礴落筆時毫端已與心機化主人知是希世奇

但見姓氏無標題自非高閑與懷素筆力奇崛誰能為

元藝圃集卷二

馬祖常 三十四首

禄真觀納凉

虐旱熾初暑煩囂不可滌城隅有琳館松竹蔭午日呼我良朋來嘯咏各岍幘蕭然忘世慮相對坐盤石

飲田家

田家酒初熟邀予坐籬根我復不辭飲喧譁輒傾樽耳熱歌擊缶雜坐忘卑尊論古似嘲詼顛倒義與軒禮容

或稍稍愛此情義敔邱原正春意歸路花柳緐飜飜烏飛去悠悠寄情言

擬古

長安青雲士任俠日娛游千金為人壽萬金買名謳小男拜郎官女壻恩澤侯出入意氣盛懽樂不知憂銀床鷹海品羊酪乞蒼頭生逢承平世死葬崑崙邱

送周南翁之官池陽

霏微桂蘂緑霧深集仙書殿秋沉沉九華山影墮酒醆

便欲起拖青楓林青楓林高霜葉赤遥遥連雲雁行急

蜀麻吳塩來往時閒坐城樓聽江曲

題趙承旨枯木竹石圖

倚歟太史諸王孫生綃畫出崑崙根枯槎菌蠢厄野火

淇園秋雨琅玕鲧天寒歲暮碣石館囊書日見玄雲翻

持向故山茅屋底倚看屈曲大江奔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四十四

東坡文抄

書東皋子傳後

曠達之旨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吴都文粹續集卷一

十老會詩 時五日集廣化寺

元　絳

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顧間德應華星臨穎尾年拘皓髮下霜顔菖花美酒疎鍾永坐見斜暉隱半山

和

方惟深

使君瀟洒上賓閑金地無人晝啟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楚客爭揮翰曲罷吴姬一破顔

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七

尊經閣上梁文

王 梁

聖神御極兩儀尊而三光明循良守邦百度舉而萬姓悅維茲婁地擅吳中文獻之美播東南鄒魯之風星墟麗司命于三台分野入犇牛之一度左控滄海絕勝是三島十洲右引會稽清澈有三江五泖論仕宦宮保尚

書侍郎聯班接武于黄扉紫閣看科第會元狀元榜眼
重光濟美于金馬玉堂今秋中解元乃昔無而今有明
年魁春榜皆齊步而連登爲斯言也豈溢美哉由作興
者有感心月六經建閣萬世帝王之道益尊三甲成功
百里封疆之勢增勝會文源道脉于一派壯大觀旺氣
于千年恭惟賢守毓秀堯山鍾靈鄱水誠通金石學邃天人
世德本原于太丘家風來自于師道靜安鎮俗清素持
身甲第榮登兵曹膴仕馳聲海内出守婁中濟經文緯

武之才立內嚴外寛之體急先務而作興學校庇羣材以經始黌宫是日也日吉時良景明氣爽乃五行當盛德之初日月躔娵訾之次冰霜頓解日星昭回福德文昌祥光旁燭山河大地品物宣煇一雨露収空五色雲霞捧日建兹傑閣八柱擎天莫不聳巍巍之快觀任此大梁雙虹架海罔不形赫赫之美譽歴年百六十未有若此不世出之竒功屈指數月閲遂立天下第一等之盛事集濟濟之多士感明明之曾侯

用歌泮水之章爰效閟宫之頌梁之東尊經高閣矗雲中佇看鵬搏秋萬里春雷桃浪躍神龍梁之西尊經高閣與天齊蟾宫旌府登名士盡來借此上雲梯梁之南尊經高閣與天參金聲玉振登瀛客笑指瀛洲咫尺間梁之北尊經高閣凌天極人在和風化雨中百代難忘賢守德梁之上尊經高閣撑千丈奎蹄東壁光射人會看文明新氣象梁之下尊經高閣如虹架創立成功勒彞鍾百代芳名振華夏伏願上梁以後惟

我賢守褒旌進爵借冠一年福壽多慶流芳百世俾此一方人文日盛道化天長家詩書户禮樂由正路居廣居海宇樂清平蒼生多吉慶上下咸新爭明德神祇永歆于幽馨五教克修三時弗害同登虎榜之士獨占鰲頭之英立德立功立言源源而出為公為卿為相滚滚而來庶不負賢守之嘉謨得以慰邦人之厚望此工師氏之祝頌乃王梁甫之代言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二

重立鬱林石記 今呼為廉石

吳寛

石之産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于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曾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葢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任于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葢其廉如此

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勵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

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闐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

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别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跋　　馬錄

予讀廉石記未嘗不善樊柱史昭茲訓也嗚呼士之廉也猶女子之貞也女弗貞雖嫱施之姱蔡衛之伎國人且醜之士而弗廉雖才美肖管晏君子弗多焉何也則耀乎外而本之弗修也嗚呼吾觀陸績氏苦節哉可以

化士行矣夫弗訓則無弗攸鄉者上也訓而知之者次也訓而弗喻抑且甚焉吾弗知之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者立志夫人若頑懦品斯下矣且知化矣觀陸氏石而弗化焉者其性猶犬馬與我弗類也或曰記所云近嬌也非所以訓也錄曰過矣不渝于無賴者乎彼留犢縣魚雖非中庸然而令名施于後世夫嬌者訾之是佐貪也予故美夫　樊柱史昭兹訓也謂其可以風凡為吏者也不但蘇州而已嘉靖元年二月吉汝

南馬錄百愚撰

鬱林石　　王賓

喜無人運去平泉猶臥來時舊宅邊清白曾沾使君化到今不點汚沓錢

鬱林石在婁門孫吳時鬱林太守陸績罷政歸官廉無裝舟輕不能道海取石為重世愛其廉號鬱林石弘治丙辰四月御史樊祉曳置察院左以亭蓋吳寬記

建吳井冽泉亭記　　施清臣

侯國而隷蘇郡往跡而遡僧居故西接橫山治平梵刹之傍吳臺並峙吳井沸流近闗之佳境也粵自姬封斗野都據具區季葉侈泰縱無限之欲夷山之顛碧鱗參差以巍其層穴原之腹翠鴛周匝以寬其汲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珍異是聚選撫前載蓋莫容問矣然山不可移則兩臺未泐地不可改則一井未湮有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百餘載所以僅存也顧瞻此井埏土内甃潭焉一規衡石外圍脈焉八鋭

旁留識勒模欵可辨首建唐楞伽殿後重修吴朝大井乃廣明九年二月箋演僧茂乾為之記法鏡禪師初造其寺井則吴誌言當横山艮位越來溪四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浚之唐刻顛末如此去井南百步又獲深沙亭錄神變相記雖在沈瘞略無剝蝕亭則大中六年六月當州刺史奏置此寺於上方收拾餘材創立神宇攺此寺環于山井屬于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相國周益公南歸錄繫日記行至石湖云初吴王築

姑蘇前後兩臺為城三重遺基儼然夫差西施宴遊之地此言臺也遊楞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視闌刻字隋初平陳楊素徙吳郡于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吳人不安復還此城此言井也剏之于吳則井為臺設浚之于隋則井為城用豈細人能私哉葢與替藉曩昔而為鑒形勢因天壤而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必記之方策又豈流俗能識哉迨熙寧中里有胥輩佃某地為塋迄今一百七十餘載抉後冒先廣包臺井治平主僧

義超越訴諸節府發運夏卿趙公目擊廣輪力誅其欺由墓之外悉歸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曰貳守吳愛棠奕葉正直庚子厄數十有二政種種加恤捐餘幣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股肱郡最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算沙能喻哉復畀木章粒斛結屋庇井親以洌泉扁之山靈川后俱賀其遭相與作證云公名與篡今兵部侍郎知臨安府淳祐二年清明日施清臣記

至德廟舊碑　失名

平江府臣等照得近據本府進士章康葉輔之周應午胡淳蔣恢李潛等三百餘人狀伏見吳之建國自泰伯始至德稱于曾論因心著于毛詩此意相傳由仲雍至于季札所宜血食百世以主神人廟故在閶門外實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所建吳越錢氏徙之城中本朝守臣若梅詢孫覺輩凡有所祈靡不響答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後郡守請封王爵詔進至德侯渡江以後守臣沈度更新祠宇曾公幾為之記逮吳淵到郡雨暘必禱

隨禱輒應楊簡復大書孔子無得而稱一章以詔來世今者幸遇知府待制侍郎力掃妖巫禮崇命祀去秋大雨而歲不為害去冬大雪而民不告災今春嘗以歲致禱而自夏及秋雨暘時若昨者民心憂旱朝旨祈年郡守奉行滂沱大應人皆知燥濕之得宜高下之並稔而不知皆神賜之無窮也竊見在法應有德行而因水旱禱祈感應之處長吏以聞制加封爵今泰伯封曰至德侯宜申請朝廷更加褒贈使此邦之人知全吳之地福

德流被端有由也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四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纘宗

自金人南牧長驅中原宋板蕩宮車流播二三臣懷杞包之忠而勁陰挫之南轅脫輻越鸋泣新時則蘄王効武宣忠邈虜忘死返麾而北拳勇神機晟亶潰裂彼夷之旋我和之招宋室不復豈皆天耶王諱世忠字良

臣延安人也卒于越葬于吴故吴人祀之王初應募虎捌而梟磔視夷腊也扶銀州咨之雍睦之青溪劇燕山揚溥沱聚濬挾淄樹趙之屏撕西王獨與金角據其雄扎魚臺擄黎驛經河洛鏺內難于平江至魚梁殲之提甲八千扼江之衝讋十萬騎鋋走無音轢閩建虔豫章覆河南開軍受降掩大儀斷十之八嘬而封之執楚之臂絕淮之吭城高郵塞泇口崇山陽斂乃慄縮而祭荆大小百餘戰主辱臣死請當其重還兩宮復疆土之

言慷慨激烈錦衣驄馬勒兵交和金人宵遁何其偉邪夫金方熛熾上將下瀆恟恟莫敢攖王以孤壘相當梏其觸而齧其鉎龍潭渡而都無標烽山陽城而江無飲馬時非王固魚肉吳炙宋其奈何故中興之功以王為首王之功於吳為大至其撫論斥和政府之揖檜為側目爭武穆之事不得乞身湖山徜徉謝世以全首領此其忠有餘而智足稱也忠勇之號夷夏是欽天資人達史臣歎息河山之誓太常之銘實關周典易世報功禮

亦勤矣乎蓋浮圖之說昭代兼容其道雖夷為民則夏其習雖别為子則同世多奪而逐之其道未光也今茲之規祀得有廟僧不失廬可以悠久且寺云韓宇亦代移世革矣在他室或有阻難而良定輩安然趨若舍金伽而事忠哲可不謂賢耶可不謂賢耶則夫郡縣諸公前倡後繼樂𨷻其役豈非風一勸百之道哉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六

題畫　　鄭元端

青松極望是松花去去仙源路不賒便好解衣衝水過洞中午飯熟胡麻

題虎山橋圖　　前人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遺浦仙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宫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颿凌絶頂看圖翻愧賦難工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七

范氏復祖塋記此在河南故不録

陳基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向流涕而已我世祖皇帝混一四海列聖相傳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

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祗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太中八世孫國後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孺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闕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下

平江北禪大慈教寺大通閣記

前集賢直學士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路使兼勸農事

趙孟頫為文并書丹篆額

晉處士戴顒捨所居宅為寺在吳郡齊門之内法詢法

藏等習天臺教之地也始名北禪既又改乾元宋祥符

初錫名天慈而扁曰大慈教寺

石倉歷代詩選卷六

謝朓 字玄暉陽夏人

別王丞僧孺 案謝朓集中多附載王融詩故諸本多二名互見今亦遵全唐詩之例兩存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留嚮已鬱紆行舟亦遥衍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石倉歷代詩選卷五十九

張籍字文昌蘇州人

將軍行

彈箏峽中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
還領禁兵爲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
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
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惟有牛羊聲
邊人親戚曾戰没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
幕府獨奏將軍功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四

天津道士

夢石季武贈季愬

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十三

王氏

贈李生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九十

真德秀

挹仙亭

漢宮輦篋兒吚吚吚濟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正婾樂安昌帝師工獻諛子真東南一尉耳黄綬凄涼百僚底手持短疏叩天閽義激丹衷淚横眥翩然一朝徑拂衣

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邪非
神仙茫茫那可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驂鸞人
合領羣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
玉簫聲斷杉檜冷秖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古膚使
亭斵青冥挹仙袂耿耿應懷貫日忠飄飄豈羨凌雲氣
我來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泠然何當結茆最高頂
一榻容我分雲煙

題來青館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魂便覺超塵世何況真栖巖石間

贈夏君宗禹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爲明時立儁功却謝玉關班定遠早陪芝嶺夏黃公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五

附戴昺詩 字景明

五倫言

麥熟鍜磨麥熟鍜磨村南村北聲相和大男小女總欣欣煑餅蒸糜任渠做鍜磨鍜磨莫等閒去年糠籺無得餐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十八

吳龍翰

嘉禾舟中

趣得東風便千錢買一舟嘉禾三日路陰木四山秋野色絨詩思鷗聲替客愁煙波渺無際是處可盟鷗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一

貫雲石 字浮岑有酸齋集

蘆花被 并序

過梁山泊有漁翁織蘆花為被僕欲易之以綢者翁曰願以詩輸之遂賦果却紬

探得蘆花不涴塵翠簑聊復藉為裀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妬欸乃聲中別有春

倪閲蘆花被詩因和一首

輕如阿縞軟于綿疊上匡牀野性便一幅瀟湘全勝畫五更風雨不成眠迴文豈藉秦娘錦席地將仝子敬氊白露蒹葭堪作伴伊人猶在夢江天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七

成廷珪

送郭仲安貢察院

捧檄上京華清才世共誇封章不起草健筆自生花燕市千金馬天河八月槎看君冠獬豸好為觸奸邪

曉出錢塘門

出城聊適意草樹碧紛紛一雨破清曉四山生白雲僧居緣嶺出樵徑過橋分明日重攜酒來澆和靖墳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五十六

朱德潤

遊梁溪暮歸

古樹呼風作雅音石梁溪渡景沈沈山横宿靄曉晴薄人倚曲欄秋思深穎水空遺黄鵠恨茂陵多感白頭吟棲遲莫厭歸來晩明月驚烏繞故林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十九

楊榮

次會州

樓堞連雲地勢平昔年曾此築高城平蕪渺渺當時路古木蒼蒼舊日營笳鼓聲中涼吹發旌旗影裏夕陽明雄關已息烟塵患一望平蕪大漠清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四十二

高璧

謁余忠宣公祠

乾綱不振元祚微神州陸沈昏霧迷奸雄奮起爭割據
蛇虺散亂妖狐啼中原無主嗟鹿走百二山河竟誰有
將軍獨力保江淮誓與生靈同死守手提一劍登城埤
義旗四指風雲馳賊舟環柵如蟻附七年不解睢陽圍
辛勤百戰膂力竭援兵不來糧亦絕倉皇自刎氣難平
碧池流徧萇弘血誰言一死志不明乾坤萬古懸精誠
妻孥皆知報李芾士卒亦復從田橫一朝真龍起淮泗

挽取天河滌氈䍁招撫流離哀國殤立廟千年表忠義我來弔古臨江皋落日燐火明蓬蒿一杯拜奠出門去哀歌未斷悲風號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五十一

附胡直

送邊將還舊鎮

去家長城本舊丘旌旗西上路悠悠朝吹出塞羌人笛

夜坐壽遑古戍樓飲馬直從青海上射鵰還過黑山頭

玉門關上思歸老定遠應辭萬戶侯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八十六

王越

西樓

西樓多雅趣閒處看人忙把酒待新月捲簾留夕陽春風花氣暖秋雨竹聲涼俯仰成遺跡公輸夢一場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二十四

呂憲

按嘉興府志呂憲字秉彝文懿公原之子也繇中書舍人遷禮部主客司郎中琉球乞歲一貢又西番僧欲繇福建漳州回本國公持議皆不許省有司經費以鉅萬計遷太常卿集累朝故事為條例上該寺利便十二事悉見施行生平宅心淳厚丰儀緼藉喜讀書著作至老不倦有九栢集若干卷子言字伯時以

陰補官所至咸舉其職云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四十八

李夢陽

秋懷

龍池放船他年事坐對南山憶往時紫閣峯如欺太白昆吾山自繞皇陂雙洲菡萏秋堪落亂木蒹葭晚更悲谷口子真今得否攀雲騎馬任吾之

其二

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宙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川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馬羣回首可憐鞞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

其三

要荒本意慕華風將校和戎反劇戎遂使至尊臨便殿坐憂兵甲不還宮調和辛賴惟三老閱實今看有數公聞道健兒今戰死暮雲羌笛滿雲中

其四

大同宣府羽書同莫道居庸設險功安得昔時白馬將
橫行早破黑山戎書生誤國空談裏祿食驚心旅病中
諸域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關東

其五

曾為轉餉趨榆塞尚憶悲秋淚滿衣沙白凍霜月皎皎
孤城哀笛雁飛飛運籌前後無功伐擁轂分明有是非
西國壯丁輸輓盡近邊煙火至今稀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五十四

邊貢

人日華泉子者適遊薊門傷其別而不得見也

余于是賦車遙遙以招之

車遙遙向何許去君只尺地不得一相語憶昨與君遊大梁署雲拂蓋流塵黃回頭轉昧復幾日草木零落飛嚴霜山中獨行歲華晚煙留月綣誰能返逸客長懷阮嗣宗仙翁却弔羅公遠聞君五月登嘯臺何郎許子相

徘徊酒酣清歌眺白日萬里颯颯長風來人生得此亦自樂何用苦教纓冕縛不見昔時賢達人強半遺踪在邱壑車遥遥將奈何太行積雪寒嵯峩贈君七尺紫藤杖並屐閒尋安樂窩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六十

魯鐸

同前題次宗易韻

遲日未亭午初程一舍過村邊斜入市橋腹暗通河乳鵲鳴爭樹耕夫說種禾行逢寒食節㝡好是晴和

石倉歴代詩選卷四百八十

陸深

十二日復得雨大足七疊

浪博虛名媿此心真成三日雨為霖溪聲一夜添新漲雲氣千峰結晚陰喜極翻嫌歌管脆病餘渾怯酒杯深

窗前最愛芭蕉響疑有人傳太古音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九十七

傳汝舟

早起

睡起聞啼烏推窻日色紅烏飛已不見摇動一作曳一枝空

舟行揚子江

枕上聞叫號千帆列江面江深不見底江沙直如線

詠雪

清晨雞喔喔茅檐白於玉怪殺捲簾人枝枝花出六

對月

今夕是何夕涼蟾破雲碧我欲登瓊樓天階不盈尺

即事

有客來遠方贈我以雙鯉中有尺素書未讀心先喜

有感

軒車如雞棲駿馬亦如狗不如泉石間一醉傾千斗

題友人松竹圖

老龍攫空雲蒼蛇走幽谷中有往來人杖策聽泉玉

舟中書所見

江水何空濛千山怒奔赴欲作江山圖誠恐筆難措

四六法海卷四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中謝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茍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

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顔巽父子御史論為不法公雖放罪而巽竟以朝旨自便自是豪猾益甚有司按治輒刼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姦黨蘇某親黨公形狀牒監司郡守得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

中胡奕脩為提舉鹽事得其姧奏之黜竄化州籍沒
貲産一方稱快按蘇集作顏章顏益

四六法海卷六

代為張茶馬啓 方岳

奏最藩宣易司榷牧卧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
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共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
出乘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掃扞渴

羌兹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驅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羨包以緗奩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鳳夸趣扈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廐烹玉澆過秦之論徒抱渴塵籥雲作徠漢之歌更覩逸足

謝李承旨啓　秦梢

五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氈三已何慙重來有靦竊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

熟於憲章尚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倜儻絶羣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回寡言之人必致腊弃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廟廊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變諸元宰於以彰衡石之無偏詢於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簡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接淅以來矧聲教久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如苦竅之蹤亦與陶甄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

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宫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顧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令輿地紀載悉歸於梯航覲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赦愈多則姦婾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為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

朴素以去奇衺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然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錦易工其萋斐有懸髙鑒奚假謏言桶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未然為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侶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遂山中之樂恩蒙乗傳非所據以屛榮技止操觚將何為而報謝僉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

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墻深愧於素餐曷稱奬提惟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穉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静退以盡感藏

楠在詞林嘗移疾去官仍以翰林學士召入集賢

西漢文紀　　　　　　總集類

西漢文紀原序

宛陵梅禹金穎敏博聞著作甚富弃所纂輯諸書久已行世而文紀一編上下千載氿瀾百家裒文選之遺綴衆集之闕尤其生平精魄之所淵注士林艷之雖付剞劂尚未奏功及泰而止余取兩漢亟為參閲以督其成因敘其簡端以為文章之道與世相推者也世若轂轉文若軫旋乃耳食者不蘄論世即文衡文於是陸機摽

巧於雙美劉勰約體於文心應瑒疏意於敷華顧況歸旨於躡實德裕取材於靈氣斯皆獨照一隅罕睹衢路安能於風會之外窺其所以然哉夫人有誠然者於中文特其所以文之耳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總不能脫離其誠然者以為詞與法就其中之誠然自有與古人近者即天下之至文在焉非有所依傍也如漢之蒯通隋何酈生陸賈遊説之文也而近國策鼂錯賈誼經濟之

文也而近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諸諫之文也而近楚辭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説理之文也而近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紀載之文也而近春秋左氏詞與法可謂盛矣要其人率皆華實相副能効其用於國家以故後世稱為近古何也古無文人之名文即史史即經至春秋列國競詞命以相勝始覺其有為文之意竊因是而尚論唐虞之際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及陳謨矢訓靡匪心法即靡匪至文夏商而

後周文獨盛孔子嘆其郁郁至於論禮樂輒曰從先進者益憂夫文勝之有所必至而莫之或繼也及亂七雄之世狙詐成風機變百出人心風俗有不忍言方是時家騁雕龍人矜白馬競於一時之文人墨士謂非周家文勝之極有以釀成之乎漢興承秦火之餘文字無所祖述乃復返彫為觚因文求質而諸人之勛業爛焉世風之美後人亦復稱為近古方漢高帝定天下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求賢當時治才自蕭曹韓彭而外終西

漢之世名垂竹帛者不可勝紀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友莊光而褒卓茂後來抗節矯志之士鱗次冊書而名節成於風俗此其人不盡以文著也而莫不究其實以裨益人國雖謂兩漢之盛炳烺千秋不在文勝可也沿至魏晉六朝浮蕩波靡又繼之矣夫華之與實必繼者也彼造物者之於此也香者不色色者不香即華不予之以全也繁華者不實多實者不華即華不盡予之以實也惟今操觚家既香矣色矣亦又繁矣而玉卮無當

寶鼎難烹競侈懸門不羞覆瓿風會之流亦可槩見然則今茲所患豈獨在文已哉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若百家欲絶其道勿使並進今脩辭者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深世道之憂者將使之彬彬然文不滅質庶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乎朱紫於以潤飾鴻業軼兩漢追三代以上遡唐虞所云繼之者此亦其時也若夫兩漢之紀自司馬班范而下十有數家劉知幾

稱荀氏漢紀為最優其餘各具一代一時之事均宜並
存是編亦當與之不朽矣旹崇禎癸酉陽月古鹽陳泰
來撰

宋文紀卷四

王景文拜中書令詔 宋泰始起居注

王言之職揔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宏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手詔王景文 景文見後

景文以江州當徙鎮豫章不果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刺史不許上手詔譬固辭詹事徙中書令㑹稽義之字干本王宏字休元殷景仁小名鐵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耶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荊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

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又手詔

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因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並南史

梁文紀　　　　總集類

梁文紀原序

寓内一槖也其氣常在文章有鼓槖之人則其呼吸立見人知乎建昭明以佳公乎於鉛槧中攝魂名魄而不知老瞞涉獵讀書阿衍千載百氏實首唱之英雄欺世横槊賦詩儒雅旁求懸金諸闕其鼓動之氣一也曹氏父子虎睛虹貫蕭家父子蛟釆霞鋪而說者以為簡文湘東當在乎桓休烈之上江淹沈約不與陳琳吳質為

倚則風會麗沉太音巧洩勢不得不然也宣城梅禹金先生刻所撫文紀力不能任而海內同好者分任之嘉冀尹洞庭使君任梁紀先生隻筆開五岳之峯萬卷洗雙丸之照衮屈布衣龍潛田畯予昔令姑孰曾布交臂之知而尹使君玉山秀映金鏡淤寒學問則左史三閭吏治乃河陽勾漏予昔使燕關曾有傳觴之雅今茲來者冢孫太鴻以其家秘出之枕中玄賞公之四座要亦氣意應求文章有神交有道矣抑余有進說焉今日之

木荷已極淫蛙吠蛤月可汗牛然往往拾清遠之餘唾以角勝場而其賢者伊唔行卷醉胡囈夢朝脫墨而夕殺青天乎方重憂之屢詔廣厲徵求以宏博實用者挽回八代安得起先生於九原使其經邦華國以竟三不朽之事人琴忽杳惜哉崇禎己卯十月立冬日山陰友弟王思任頓首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八

徼臣身切時艱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北邊失守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摧心欲絶者久之因卧疾津城月餘烽火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廑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絶比聞漸已北去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

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蒭荛一言
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已巳以來無日不
綢繆未雨而邊境之禍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鳯翼小
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巳溺中樞之職矣一旦東兵闖入
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人可
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
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
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巳之變坐誤國者衣

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户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踈於人主馴致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隳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職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

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
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
局則廷臣纍纍若若可幸無罪矣更何以謝韓爌張鳳
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日驅除
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於是而知小人之禍於
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甚
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姦也臧每每反覆斯言
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

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
職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
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
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推求以示察凡
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
利禄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朝
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
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

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奉爲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乎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征有遣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蓋以封疆爲嘗試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比以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

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獨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職意以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恩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師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

之口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顧寒蟬結局之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

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為僥倖則
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
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
戎心叵測捲士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
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
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我皇
上言之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

論曹爽　司馬懿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宫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懐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乂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吕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授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及黄

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一

報徐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為閭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

欲立之師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何如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紿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睨陴閭守陴者覘其夷也遂驚而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紿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闖門以入見

其纍纍然縶者以為守藏卒也詰部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糈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寠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多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

商者誠是也但令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黄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名號之復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唯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七

世史正綱序　邱濬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曷取焉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紀綱目有朱子之筆將奚用此哉曰呂氏之紀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

細與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而統與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婉則難知有學者之書顯而直直則易見愚為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閱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賢人君子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然其宏綱大旨要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

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存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
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
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
天地以位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其
或在此乎盖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為君以為天
下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其生安然後其極
可立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為也承天意也
能承天意則能受天命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

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異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凡號令政教之施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小大内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各盡職以釐庶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如是則大義立矣雖

脈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至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

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位必端其本由是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有别昆弟有序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予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内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遐荒衛乎遥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

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夫然後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托之空言矣是書始庣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於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於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皆書卷端以示夫當世與後世之賢人君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

忠節録序　虞淳熙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録使序之余讀焉為蘇蘇隕涕焉嗚呼炎運告殂北風南䬝邊人突于廣宮壘綴壓于毳幕骨濤猶壯兵井未湮何渠無一二懷沙自沉之士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入仇敵之儔呌號北去若組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帥其子女委身于火不死于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圉翰内華搆

建天宇洗濯腥穢開張人綱今吾猶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賊臣賊子截其行尸幾一息不絕以游于世其為鬼魅魍魎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不死者溘然長逝閟滅于奸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所為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拯萬世姦逆之夫于水于火無論不死庶幾上藥靈劑帝以為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俸子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

列冽寒泉潰吾腹視之吾何憖哉身之弗惜而髮膚所
寄令各殲盡無畱血屬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
志矣如是乃真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奰騰贊
巨翁之神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聖主
驅敵蕩充而一時諸公題疏摛文闡其埏道扇其方風
是巨翁不死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令其遺子孫
忍死元天延殘枝以供采蘋之役者莫不皎皎巖巖象
琦嵷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寧顧問哉嗚呼

宋鹿窮奔妖猲前逼翠華凋委于絶島金紫汩没於洪溟浮尸十萬天地無色諸臣有靈相與抱痛瓶之先識慨赴甕之蚤鑒素車方來對泣井床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而趙鬼餒曾我曽孫黯然消魂矣徐子脩是録也者能為宋史一出石渠天禄間固以報巨翁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

醫無閭山勒功銘跋　汪道昆

佘大閲遼東多其師武臣力既是上捷力請乃遣右司馬勞行閭則又屬銘醫無閭如燕然右司馬敬諾乃索工勒銘者余簡羅伯符從行既銘而還佘且歸省伯符奉中原鞭弭亦且十年迄今右司馬以太宰歸伯符猶故吾耳嗟乎燕然著矣顧不知勒者何人籍令操筆一稟于孟堅孟堅以死乃若過醫無閭者人人知有伯符猥云不失故吾伯符幸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一

薦陸三疏　朱長春

疏曰謹為大明國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三碑鄉八都二啚玄棲道院奉道修醮弟子朱元素本名長春泊家眷等恭為仰格三元昭靈超宪遵述法音虔修齋醮上報玄貺下拔迷魂以掃宿魔永證道真事伏以道徹幽明信法寶超離之有契理齊生死徵靈唘復報以無差匪公匪私何言不酬無大無小有願皆谿旦旦赫赫人心

炯在天觀冥冥迷迷神力超通鬼道白日青天方寸盡纓世業夜臺玄府錙銖不爽人間唯德善能延命迴天唯皈依可憫過消業惟情塵空盡則萬緣夙障總遂情除唯道業貞圓則三劫沉迷咸隨道轉已徹靈響仰證三辰卒偕陰符下超九土伏念弟子元素入道勤逾十載持行苦歷多魔敢云仙藥圓成漸覺嬰胎靈異今蒙照覽敢隱肺腸憶自少年為都美丈夫或是往劫來風騷才子邂逅幾逢授果翱翔思當弋昆幸塵軀護以鬼

神每發情止乎禮義泊乎壬午於江中秋月下妓曰陸
三品同蘇小絶世傾國尤物移人情才有白頭文君之
吟相士有鄭安青衿之賦薦寢忽焉七夕捐佩允矣三
星期渡銀河來參金谷割髮要盟日月致身行附雲霄
士當粹裾之始方資靖獻以潔身官多納履之微敢咏
狹邪而淫德嗣爾參商旦誓簧鼓流言鳳皇臺下臺中
鴛鴦別羅堂上抱布二三之刺我亦懋之聚六伯叔之
將子其遠矣夢醒巫山無復雲雯邀烏嘲音悲高里空

傳玉骨下黃泉幻景何存愛波已絶自此蠱中苦思六截海上泥塗一官病骨垂亡道心堅發清淨眷屬見在已散空華露水因緣過去頓弛塵網但纏千慮百難有動即迷遂悔半世三生無明造毒或一意傷和於下姓或二口負罪於初言或情債久通或恩闕未斬雖無盗財殺命上犯天條亦自敗理惱情下垂人顧存是讐家沒為怨鬼不料諸天降惡乃起匹夫含冤結害生恩撫心善背恨士也不思反是怨徂且乃見參差昨歲風聞

可憐長跪對天而經雉今朝清景怪猶帶索向我以流
珠定中畫現忱廿年青鬚當時夢裡辰逢償一兩白金
故物必焉獨悟炯以延眸哀此對譚宛然在耳自傷性
急敢怨仙郎但説道成應超下妾正是中元應度之日
送下三官考較之臺手書救死三符目見判生一紙詞
曰雖彼恩愛之私亦汝牽纏之業心雖無累事涉有因
曾參即不殺人伯仁豈非由我既已道出人間亦當功
施地下理應昭雪法度沉淪准出宽途超生人劫乃有

鬼引陰尸纍纍注頸余揮星劍烈烈當胸斬開雙結永斷寃槃之繩剗出五臟盡剖相思之癖形擲以投空響砉然遂滅諸此幻怪赫著靈光永以解除冥超鬼趣念道力之非幻荷神鑒之有昭敬啟齋壇肅承玄況拔彼三塗滯魄輪轉化城湔予寸念慰魂鑑空丹府一飲清涼水何悟火坑苦經連長繫摩尼珠覺霧障頓生宣朗大夫各别爾我無寃伏願堅固法身從此逍遥自在流傳世口廐以懾濟羣迷凡諸苦海衆生同視神天相報

凡有貪著即結情癡凡有愚纏即成讐對凡鬼責即在人心凡陽善即通陰果冤冤不錯念念難期黒山法掃人間白法岸登天上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六

釋統論中　方孝孺

正統之説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説明衆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

智力得而不務德修矣其弊至于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衆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于為善矣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之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桀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夫予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于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偽則小人將肆騖乎法之外而竊欠吾法之跡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

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
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為正人以非正
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語其
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
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
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
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

也秦也隋也女后也而亦不謂之為變何哉蓋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惡

夫如是而後获服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若奸邪息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九

韓愈論　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鬬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

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由此觀之聖

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萬物羣生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遠畜待遠畜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

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

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邪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

莊節婦傳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

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買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為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

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屢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更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舂私謂奴曰明日不相舂矣奴不解其意少頃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見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

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實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

汝感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

迎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
已有饑色弟母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而黄而體瘠
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鍼無病而卒孝子
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
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終緯反受無
聞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
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官事
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

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四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　屠隆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烏蠐螬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氣而守神夫氣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罷廢罷廢則亡不化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傅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傅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

而前通玄翁華原成録圖務成尹𦔳

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

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混泥塗而功配亭毒墣之則萬物

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採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

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龍王者世相傳

額上人益焦氏臺之故宅也乃紀所稱緒九九子之事

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

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
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宫祠焉而屠
子為之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四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葉適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
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

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

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内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為怪往前此鄉人爲譙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里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

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冢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宇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饑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亟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惶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與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

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為
中原率先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
笑曰此劉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
藺上所厚得名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
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怖差通
判鄂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為
郎相伴予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
州復名以王恬疏罷知郃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

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噆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之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與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非之原即其地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

雛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畧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閒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市髯鬚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

言之猶前意也令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古詩鏡卷十三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康樂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歌戚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途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絶形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

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憤澤落雪灑林邱浮

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絶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古詩鏡卷三十五

庾信

羽調曲五首

定律零陵玉管調鍾始平銅尺龍門之下孫桐泗水之濱鳴石河靈于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滌九州而賦税乘三危而納錫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沖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屆惟時無幽不徹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絶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魏文帝集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

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

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
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
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
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
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緣乎厚
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
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

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令詔亥有所變改造虛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六

陳思王集

七畧

纘典禮於辟雍講文德于明堂删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九

王粲集

太廟頌三首

操為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此頌以享其先始名曰願廟頌後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

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

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収純祜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

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傅咸集

芸香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祥故莫之害也

蜉蝣賦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

遂賦之

奏彈司隸荀愷文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六

王融集

柳賦

眉絲學少女之嚬宇葉表公孫之瑞

論藝

徑寸之珠能耀光于昏夜而不能施照于白日

古今禪藻集卷十一

元詩僕入宋

錢塘懷古　　越僧

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千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盡鳳樓空倚節曾向高峯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凡例

一秦漢六朝及唐以前之賦有梁昭明文選漢魏一百三家集賦苑修文御覽文苑英華唐文粹六種書内所載甚多咸為類次其宋元止有文鑑文類二書至明文并未有專書即近時所刻賦鈔賦格賦楷等書殊未詳備此外散見雜出者不少今從各人文集及别種書内廣加蒐羅𠃔就　臣見聞所

及誠恐闕漏正多至所採之原本每有闕字誤字若有他本可較擇其善者從之其無他本可較者不敢以臆見增損改易謹遵古人闕疑之義仍依原文謄寫以俟參考

一象緯時令風土建置兵農禮樂儒術軍旅昔人揚扢敷陳固有裨於經濟學問即至名物象數草木鳥獸之微言情體物未嘗非格物窮理之資今序次諸賦各以類相從首天象次歲時次地理次都

邑次治道次典禮次禎祥次臨幸次蒐狩次文學次武功次性道次農桑次宮殿次室宇次器用次舟車次音樂次玉帛次服飾次飲食次書畫次巧藝次仙釋次覽古次寓言次草木次花果次鳥獸次鱗蟲分類三十部編次一百四十卷為正集其餘勞人思婦觸景寄懷哀怨窮愁放言任達辭有可觀別為區定曰言志曰懷思曰行旅曰曠達曰美麗曰諷喻曰情感曰人事分類八部編次二十

卷為外集附於正集之後

一齊梁以上諸賦全篇已見正外集中其單辭剩句散見於唐類函藝文類聚事文類聚漢魏一百三家集諸書無完本可較者於集外別為二卷

一分類編緝所以便披覽也若一類之中以朝代為先後則同一題而每代有一二篇者前後未免間雜令將同一題之賦彚集相連止於人名之上標出漢唐等字以便展閱

白居易

早夏遊宴

雖慵興猶在雖老心猶健昨日山水遊今朝花酒宴山榴艷似火王蘂飄如霰(霰)榮落逐瞬遷炎涼隨刻變未收木綿褥已動蒲葵扇且喜物與人年年得相見

御定詠物詩選卷一百二十二

程評事西園　　唐　僧法振

誰向春鶯道名園已共知檐前迴水影城上出花枝揺拂煙雲動登臨翰墨隨相招能不厭山舍為君移

開州園縱民遊樂　　宋　蔡襄

風日朝來好園林雨後清魚遊知水樂蝶戲見春晴草軟迷行跡花深隱笑聲觀民聊自適不用管絃迎

其二

節候近清明遊人已踏青插花穿戟戶酤酒向旗亭日迴林光潤風迴海氣腥未知何處樂歸路已嚴扃

六月十日中伏玉峰園避暑值雨　宋　文同

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牆外谷雲起檐前山雨飛興餘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為愛東巖下泉聲通翠微

題丁少瞻林園　宋　徐照

州分低嶺外來向此園行路改初栽樹堂成未有名藥

苗如草長巖溜入池清欲識懷君意時聞鶴一鳴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一

題溪山煙雨圖　元　卞思義

西崦人家桃碧流屋頭高樹近山頭短蓑煙雨歸來晚滿地落花人倚樓

題湖山煙雨二首　明　劉基

湖上青山煙雨寒湖中一棹欲歸難白蘋自老東風裏腸斷黄昏獨倚闌

若耶溪上雨聲來泰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

蒼藤翠木斷猿哀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十二

趙伯駒畫　元　吳鎮

瑤館芙蓉巻畫山天香縹緲碧雲間鶴巢松頂藤花落
一任山人指顧間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六十三

華山高睡圖

明 姚綸

白雲深似海長日睡曹騰脱帽露雙髻支頤曲一肱閑鵑時已定化蝶夢無憑惆悵華山頂無人得解登

鍾馗像

元 唐肅

一片忠魂不可招夢中有救賜宫袍生雖不食千鍾粟死亦常爲萬國豪手擘山夔朝滅鬼氣吞國厲夜無嘷

曾攜小妹騎雙鹿醉著接䍦秋月高

御選宋詩卷四十四

簡長

晚次江陵

楚路接江陵倦行愁問程異鄉無舊識多難足離情落日懸秋樹寒蕪上廢城前山不可望斷續暮猿聲

書行肇師壁

禪徑秋苔合寒窗帶雨痕心真冥自契句好與誰論露

冷蛩聲咽風微葉影翻白雲如有意終日在前軒

送僧南歸

浙老念鄉國先歸獨羨君吴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振錫林煙斷添缾澗月分重棲上方定孤梵雪中聞

送行禪師

南國山重疊歸心向石門寄禪依鳥道絶食過漁邨楚雪黏缾水江沙濺衲昏白雲深隱處枕上海濤翻

惟鳳

寄希晝

閑中吟鬢改多事已心違客路逢人少家書入關稀秋聲落晚木夜魄透寒衣幾想林間社他年許共歸

送陳豸處士

草長關路微離思更依依家遠知琴在時清買劍歸孤城回短角獨樹隔殘暉別有鄰漁約相迎掃釣磯

送史館李學士任和州

歷陽南望極岸遠石城危去夢驚湖斷行吟見雁隨淮

帆向風濶楚水落秋遲到日應閒卧公心帝自知

寄登封宰韓殿丞

前秋登閣晚吟次見晴雲中嶽聳當縣三年静若君朱衣借客典清俸買書分别後逢揺落相思隔晉汾

御選宋詩卷四十五

田錫

和太素春晝

風恬輕細翠悠颺樓閣春寒水滿塘柳絮微煙吟思足
梨花朧月睡魂香江山似畫憐湘浦魚筍常新憶華陽
早是春陰已無賴可堪中酒惡情腸

御選宋詩卷四十六

蘇舜文

遊雲上何山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

石磴飛泉咽復流遍嶺煙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蔡襄

耕園驛并序

明道中予為漳州軍事判官晚秋嘗至州西耕園驛驛庭有佛桑樹十株開花繁盛念其寒月窮山方自媚好乃作耕園驛佛桑花詩一首既而乘桴東下又作溪行一首慶歷七年予使本路明年夏

四月自汀來漳復至是驛花尚仍故追感昔遊因
紀前事并載舊篇龕於西壁

使軺從遞到天涯候館遷延感歲華白髮却攀臨砌樹
青條猶放過牆花悲來惟見金城柳醉後曾乘海客槎
欲問昔遊無處所晚煙生水日沉沙

杭州訪吉祥璘上人追感蘇才翁同賞牡丹

曾乘春飲遶花畦花底餘香入燕泥剪處佳人傳燭下
歸時明月到雲西重來草樹驚秋色零落交朋感舊題

若使他年逢勝會一觴知復共誰攜

和偶登安濟亭

津亭遥望草萋萋空曠清懷與物齊春水倒行潮欲上晚雲平壓日先低高人覽古今何在遠渡傷離客自迷好共山翁同出處不隨朝騎五門西

十五日遊龍華淨明雨院值雨

垂楊修竹半藏山一徑紆回暮雨間綠滿野田看渺渺白飛巖溜自潺潺空林鮐背行歌去古寺頭陁乞食還

却羨幽人在深僻斷無來客叩禪關

遊煙霞洞

新晴特地入煙霞道並南山轉更賒幽磬過鄰溪口寺衆鷄鳴午野人家洞深墮溜先如雨石古籠藤亂放花潘岳小園猶作賦輕軒選勝樂無涯

御選金詩卷十

元好問

乙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换鏡中人野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鄰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御選明詩卷三

劉基

秋懷八首 錄六首

中庭有棗纍纍其實零露既降歲事孔疾循彼階軒有

鳴蟋蟀豈其慼發而不栗烈南山崒嵂松柏蕭瑟彼蘭斯猶彼枳斯橘安得羽翼載飛載鶴汜濫八荒以終永日

無文

擬古

時俗好藏美佩艾捐芳蘭天地一以閉賢者詎苟完白

壁獻楚人投棄身為殘伯牙失鍾子山水不復彈寥寥

千載間所歎知音難

夏完淳

送别

别淚滋何處湖干日暮雲他時應念我何處更逢君庭

草敷新色江花憶舊文屋梁看落月有夢寄慇懃

明文海卷一

南都賦　桑悅

臣成童時許國為邑庠生年一十有九領成化乙酉鄉薦屢眾進士之京每見安南朝鮮進貢陪臣尋買本朝兩都賦市無以應臣私念我朝聖聖相承治隆唐虞而反無班孟堅張平子等頌德之臣非缺典耶是心日往來胸中奔走南北觚臨中尼去年春蒙恩除授本職訓課之暇頗有長暑因憶

舊聞衍成二篇總若干言自起草至脫稿凡三閱月而成蓋臣之此賦經真緯實不敢耕奇獵異故不待十年之久也雖以職卑不敢上進然傳示四方以及萬世兩都制度亦可考見一二云成化十有五年二月一日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學訓導臣桑悅百拜書于乾坤一寄樓中

明文海卷二

皇都賦　董應舉

昔宋人有作汴京清明圖者寓思頗遠穆乎有豐豫之警國家定鼎金陵成祖改卜取象北極蓋示星拱之義燕以廹壓邊境顯揚威靈有警則烽火易傳地近則虩雷易震赫哉聖謨殿于世世矣侍御某公深得此意繪之縹素名曰積勝予反復流覽仰神聖之無競見皇圖之有奕撫卷吮毫不覺娓娓夫豐水貽謀商邑建福商周諸君子之所侈揚者也上林三都

亦極人才之致予雖才謝昔人而意各有為豈曰侈

目飾覩覬靡蕩志云爾其詞曰

伊昔建邦實重上游扼險百二環顧中州漢開西莫宋襲東周强弱斯判圖大其謀惟我國家開天闢地始基于南彈其北梯天啓北土乃殖乃昌牧虞都之疆跡應箕尾之靈光天則有樞皇則有宅汎六百年之氛翳奠億萬載之丕則控沙漠之絶域憑滹河之横馱枕居庸標碣石左環滄海右擁太行鸞峙鳳翥翼其有京前則

涿鹿蜒衍黄帝之所戰蚩尤也後則追貊倚薄召公之所奄北國也𠡠於元逵集於天邑躔日月之綺纚屹宇宙之軒廓臨制八方捭闔六幕於是定鼎凝命正離燕翼卜郟立社經野建極闢四墉開萬雉黄道周亘紫垣閎伍鎻玉柱以擎天截金題之炫日嶔岑迢遰巀嶭盤躍奇端門之太極耦乾坤之清寧文華武英論道承明亦有離宫别寢閑館崇臺環列星布棊置藂排顯靈祈祥奉先思孝皇極東躬東宫啓后長樂鐘聲昭陽樹色

椒房掖庭璇廬秘室亦有芳林茂苑少海蓬萊移天河於太液儼星渚之瀠洄隱栖龍之綽約矯射鴻之崔嵬流覽目窮圖盡心頫外則百司庶府萬井千廛朱甍夾道甲第雲聯列肆霧織蹀轂摩肩沓沓璘璘横貫層騈則有游士飄纓任俠説劒撃筑快心市駿流羡月漸青樓仙游奇句角刺僧廬浮屠隱見五方輳集萬貨波薦炫目薰心貞夫志變亦有殊方重譯通道造庭東則朝鮮句麗南則牂牁夜郎西則無戈月氐北則攣鞮烏桓

各以方物來享來王則有歲星之獸疏勒之獅騶虞繡虎元豹虢犀觸邪獬豸猰貐駱駝翠鸞孔雀丹烏奇毛又有霍山之玉大宛之珠魚腹之璸驪頷之寶麗文珊瑚木難火齊賔布象簟錯落照耀斯愼德之所招實綏柔之明效也乃若重關屹嶭川原衍盈亭館相屬牙纛相乘則有候門尹子抱關候羸授管秉鑰望氣占星奉使出狩之軒分符弭節之車晃羽飾翠雲霓結旂曳慧星于落日綴明月于圓規走盧溝之危梁馳緑楊之琉

璃斥如雷激疾若飈分應接不暇往來繽紛或解韁而偃息或望塵而載犇或風塵而爨或道汲而泉或漉（㵵）
而牧或饁餉而田或倚樹而笑或荷鍾而眠見稼穡之
艱難知民食之所天至若鞶金輦璧贔屓振飈黄封百
道滕鐍千箱蹶馬仆車咽路轟罔椎膏吸髓塵瀆上方
或鑿山而挑禍或航海而遺殃豈共球之所入盡貂璫
之捦攘夫世無勤而不治欲無極而不荒地無大而不
把心無小而不昌雖累洽于列聖亦虞損於復隍嘗試

登高山望紫塞按圖記列職方居庸紫荆山海遼陽去
京師其幾許時喋岋于疆埸蓋有永樂三犂宣德喜峯
銘功瀚海天壤無窮英北狩而來復肅城守而張皇貢
市成而甲鈍士馬飽而敵强吾安知夫戎馬之不郊槐
槍之不芒甘泉燧而警漢渭橋渧而廹唐於是皇帝惕
然思蹶然作奮然坐廟堂朝方岳闢四門進鞀鐸祠郊
廟御講幄警桑杜勤錢鎛飭邊防疆戎索發内帑以犒
士抜英雄而圖略收出虎於檻穽還掃除于門閣實閭

闢惠中國歌舜絃之薰風舞堯階之干籥保金甌於無虞紹祖烈宗功於鑠焯將駕三五軼百王垂萬世等乾坤豈漢冑唐基所可測量而尋度也辭曰

天地昏蒙日月揭兮太行岪岪天造設兮襟海帶河背則碣兮四百重歸氣運竭兮建以為都皇則哲兮衆星所拱九有截兮萬國共球辰其轍兮岌鎮元冥驅庶孽兮殫威振靈復牙蘖兮天命不常誰能絜兮庚戌憑陵城岋隍兮糾糾干城誰為傑兮守在四裔三五軼兮郊

馬不生泉冽冽兮貔虎百萬烽烟絶兮曰愼德而修備

萬世世子孫金甌永無缺兮

明文海卷四

漢宮春曉賦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既感子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趣駕召司馬相如為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為之且夫子虛烏

有又何足為天子道乎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𦾨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宮中贈遺累萬以相如為郎其辭曰

夫何春輝之窈窕兮浩裔裔乎依人被陵原以殊姿兮草木寤而懷新超逍遥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飈遠近其同芳兮善翩翾以窺矜搖嬖瑤之參差兮羌孰辨其笙琴閴彼燕趙之嫮麗兮徂四序于閒深維風雨之

增欷兮既頽思于柔裯曰明月其猶可想兮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藐以睨牖令若含笑而流波繼鄉躅以少進兮逞嬉顏而愈和遂偃蹇而狎人兮鑒椅旎之垂羅射網戶以返照兮璐階頽而生霞灼未央之崔嵬兮馭娑騎虹以駕梁翳杉栝與發越兮竦犀戺而虛翔躋披香以經莚若兮金鋪赩何煌煌煜千門之寶甃兮青熒下上而連光煜先晞西盤之瀼露兮遂左陰而右陽于是鵾鷄罷舞交鶯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

廬競闘軻若雷霆錦衾廻夢綺幄齊驚恊餘温而戀枕兮欣初照而俄與佁儗怊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眄光在屋梁苑者入幕蔓影侵牕潛理私束盥飭明妝脩鬟髢摘領裳端欹宜否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幽靚自然然蓺紈匪嫌媠鬋從偏就庳闕以仍憩兮狀旻䀹而猶瞵紛敏綏之異性隨矜懈以殊妍爾廼颸霧縠鳴璆珮拂琳瑯步容裔逹洞房踐瑠砌乍相見吐蘭蕙詢賞夢之若何兮論新飾之同異則有先

秋擣素秉旦漱棠懸練擬濕搓帛疑霜或冪絡于針縷眇凝睇以抽思卒經夕之倏忽相栖肅之所宜誰與奕者遠識棊聲纖手搦敵並坐皇英云誰𢭏笑擷草羣嬉角多行罰祕異為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為曹或俯鏤檻或眺靈霄攝裾防罥揄袖迎飄故遥叢兮謔侶乍隔葉兮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綦履以擇蹊遵微行而容與漾深竹之輕颸忽焉莞爾倩頰横春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憺宜人乃賦香秔有鳧鴐鶖振鷺暴羽孔雀賔

腸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忘䏰飢之俩俩兮綽解泰以相佯當日之班㧊洮之餘蕭趨長樂温室渠渠雕檐開牖煥若神居白髪嚴藹娙娥侍梳悵盤桓歷諸殿瑞閣盡開昭陽将掩見庭燎之遺爐知和鑾之流宴惕愴怳以自憐哀芳煙之未散若洒絃桐既懌匏管繁與新謡競奏關關嚶嚶凄若離鴻應霜汀雖若鳯戯兮雲中鳴蕭若微風濯木挾蛩吟諧若雨潤潺湲雜松聲聞之者莫不洗濸溶潏緲緲怦怦故能使曉日為之緩午而浮雲不

生也或佻傜以巧笑或僊僊而姗舉或莊㲸以正色或愔嫕而恬嫵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貯桂棟杏梁之宇細腰膩理鉛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羌為樂之多方兮諒難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家莫兮晼晚桑榆去人違兮春廻鮮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羣翠嚬光瀲灎兮愁人心宮闕崢嶸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梟烟兮蠶吐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明文海卷七

忻秋賦 黄鳳翔

昔宋玉悲秋驚草木之摇落潘岳秋興悵四感之疚心曠世同然沉吟永歎夫時序代謝如環無端哲人達覯何地非適藉令嬰情塵網觸境生悲蕞爾微軀寧堪摧剥僕江南鄙人也通籍明時閒居巖藪玩漆園更齊物之旨賡榮啟期帶索之歌兼之彊埸既殊風光自别良辰美景盡屬清秋娱意陶情正當斯候爰作忻秋賦以倣反騷云

粤惟離德秉乾祝融亢職燀爀液金歘歊爍石慕層冰
而昏焦据檽軒而汗赤纖絺敝纏連簟反側忽蓐收之
騁駕睹斗柄之西衡金風噓兮薦爽淡雲颸兮淒情滌
朱明之煩暑振大陸之商聲鶗鴂唧而夜唱蟬蕭颸而
晨鳴時則柘樆司燧嘉禾棲幽薜蘿之裳方新芰荷之
蓋未偃波漾蕉葭庭亟苔蘚楓木藏舟蒻奴盈棲大谷
之梨實似瓜漢市之槐綠如薙橘柚綰黃於千樹蕙蘭
留華於九畹動張翰之意鱠哦趙嘏之倚樓川原霄霽

紈扇乍收江皐露湛砧杵何愁歌三疊而進酒洒兒童之戴楸視彼劇飲於河朔真脫火宅與炎洲若乃烏鵲成梁雙星訂約方平饌栝蒼之麟于喬跨緱山之鶴續元圃之長吟登舜岡以遐矚授化城之寶囊逗銀州之繡幄綵女結繒於同心天孫墜梭於瓜閣至其秋光既半廣殿澄瑩武夷之仙樂騰響天柱之霖靄騰晴枚叟發興於觀潮周生梯雲於架繩度霓裳之新曲泛溢亭之飛觥瑶壇締鸞簫之好牛渚集袁謝之朋又若道渚

來鴻青霜凝漢佩襲長房之茱萸歌合尹嫂之女伴賡詩章於九井陳飧餌於颭館沙苑之靈禽摩空拈提之鵠花爛漫參軍對客而落帽徵士摘菊而把玩緊勝事之駢集兮羨秋興之孔佳乃形神之瀟洒兮比銀河之浮槎聊擊飾以咲賞兮酌五色之流霞曰三春之熙明兮縱懽娛其奚加小乾坤而遨蕩兮樂斗室之盤蝸彼塵緣之萍寄兮猶逐浪而搏沙徒愴怳而憤恨兮夫焉識吾生之有涯

明文海卷八

喜秋賦　張岱

自宋玉秋悲潘安仁因之為秋興之賦古今慕効沿作蕭索情語余生長南天風景頓異授衣之月百草未腓摇落變衰殆屬早計又乃朱明苦暑忽逢流火之晨遂使神明開滌毛骨飄舉坐清涼之世界叶遠暢之颸流夫固賢愚老少所共沐也元度之風月都雅悦之之蒲柳幸存伸楮含毫起而賦之非敢牴牾

前人聊復申寫勝序云爾

惟四序之禪代遞萬彙而敷清涼嗣燠兮物遷離與兌兮候更爾其少昊執矩蓐收揚靈白藏屆節黃氣司禎雲翹舞兮樂奏土鼓籥兮寒迎天謂朗而蓋高氣因肅而秉成於是祝融豚解赫曦漸歇湯泉沸兮波不揚火雲馳兮薪初斂則有商颸生野騰照映闕禁泣泫而蒙露宇湛湛而曳月爽氣浸乎琴尊涼綠被乎絺葛苟無雁其嚮燕曾何嫖於寥泬方夫賓鴻朧出鳴蟬晝圖燃

蟀晚嘯熠燿宵飛澄響者咸叩淨妍者畢獻穎感時而共悅情在景以忘機又如芙蓉啟秀脉望莫芳猗蘭颺翠叢菊抽黃詎彫榮以頹潤尚含滋而未央趣遡之遼幽神王之徵昌若乃迴峰複岫平原長坂林容未彫嵐光徐偃暑既寂而還疎寒似近而反遠挾杖頭兮夷猶編屐齒兮清婉又如蒼葭遠浦紅蓼澄溪微波緆盤回沫上隄沙收潦而浴鷗潮因風乎應雞或開襟兮叩舷或濯足兮扶藜別有華堂蔽日高閣干雲水晶之簾半

捲翡翠之幔平分杯指顧兎之腹斂射斗牛之文邀公子兮款葛巾攜佳人兮攀羅裙緜竹并其雜奏簪珥墜其繽紛製荷綠而未殘搴榴丹而尚焚聞調鶴之驚唳送別燕之離羣至夫山澤畸人滌雅快士炎威甫解清泠爰始披長篁之層陰揆扶桑之臙晷霜徹思遠之冰霧霽公超之里咸莫不條暢閒身霏微遠肯領略烟霞宕跌文史鷺作扇兮舞婆娑鶴裁衣兮懋從倚撓不濁而澄匯清器有道而神無累蓋秋之始至也若出網國而

窺霄霓之野掉汚泥而試淤流之淵又若田畯苦旱徐滂沱而濡首旅人苦瘁乍瀟洒以息肩熱中觸其眉火汗背息其湯泉匕秋之將老也若御風既逝而終淹造氷已就而尚釋又若繁英漸脱趂伔墜而猶連嬌歌既轉韻欲終而堪摘既流盼乎澄鮮乃遨神於空碧秋色既滿秋聲亦匀布在金之盛德流大火於高旻彼夫謝恢石而變金素嗣凜溧而得陽春雖斗柄東西之異指乃風景和適之維均借輕颸而冒帷拂捐葉以激茵五

色邵平之瓜千里張翰之蓴人意倍舒物態皆親若夫樹槐樹柘之殊宜祭鳥祭獸之歧族機杼之織暫催砧杵之聲駢速具足點綴勝場鼓吹淸福疑埽嬾之不驚詎士良之可録於是倒如意命輕軸形度以離車名以麯原夫白鶴上山綵囊拭目登樓庾公觀濤枚叔銀河乘槎龍山墜幅羌異代之同歡似並時而相逐摽秋事於中區娛日行之西陸

明文海卷十二

南粵賦　歐大任

嘉靖丁丑余經瀧口任將軍故城泝湞水問尉佗萬人城所在還登越王臺求秦漢遺跡於是作賦

鬱龍嵸嵬崔削二雲以啓疆兮迤靡而望國門衝飈勃怒陰霾晝延皐衍莽沒墉壘屈盤蒼龍左蹴背觽右騫差以騕騮攤之坎埏廓泬寥而閌閬突玢璘而斑斕驅招搖以騰歷傾碣石於巑岏大海茫茫水之都兮奠百

粵而為邦泱漫瀄汩澹沲滂溏陽侯沛以湧沸天吳九首而縱横飈雷轟以雹逐兮紛雪卷而嶽崩軒轅之邱鸞歌鳳舞而不下兮鵬扶揺而上征帆可引於蓬萊方丈兮安期羡門翩繽紛其來迎鼉黿鰕鱷吹味而驤雲兮神龍天矯於天溟鷁水馬而鬭犀牛兮鱻萬族而裔酕潮甲子佛堂而東逝兮艨艟艅艎濊海日以鼓行縏蠻揚之通闤族兮夷越鎮於楚庭循江漢以疆理於海兮周髀測景而南極明盼𡶒鄉梅里而不可即兮邈崇

薄而畸昤梅銷胡害介番陽而入秦兮適東井之聚星隱尉佗之代買兮墩横浦湟谿而戍兵烟火萬里兮湫中原絶嶺守關兮箕踞尊軺車走脣舌翻符節馳兮璽綬繫變魋結兮襲衣冠拜朝堂兮奉漢藩裝千金兮使者還海錯獻兮報賜腊於是封五嶠而奠區極十洲而斥境制關楗以徼邊并要荒以畫井荔浦桂林謝沐涯浜政踵僬僥北户比景引羸僂與虞冷䴉雕題而繡頷帶以龍編之城珥以零中之埂指甌駱以南麾擊荆吳

而北騁叱贔屭而突蚓蛸標劈磈而觸螟蜓東治長沙
曾何足以辱蕭斧兮呼豹象而役蛙黽踵嶺衿瀧而肘
邪堦兮周袪亘海浩乎橫流折箠以役屬百蠻兮黃屋
左纛而感諸侯入朝請於咸京兮帝南武而娛游金錢
田罷之絕關市兮禁牝馬之與母牛士卒曽不得衣補
兮何可以帶甲百萬而與漢仇職孩貢於上淦兮胡嬰
齊猶雄長乎一州夜郎桐師之延緣巴賨兮枸醬溢乎
湞瀛之市郵樛女在而終童死兮卒長纓之不可羈鼉

與蝦蟆之交鬭兮卜南海之兆師樓船出湞水兮江淮十萬又下瀨而度灘馳狄道牂牁以會番禺兮揭陽逗遛乎搴旗尋陿石門之鏖擊兮摧鋒陷堅而引麾漢聞喜而獲嘉兮海氛蕩乎黄支霸基頹而冢社屋兮未百年而亡之蔓草蒙翳荆棘離披宫闕已燬隍塹已夷高臺為麋鹿之野巨浸為鵞鸛之池鶴乘軒而罷戰鸞鳴呼道而不馳捉風送而飛埃眯目兮寒蓬轉而蔽天洲蹇産以善崩兮波怒激而澶漫感往之抑鬱于懷兮彼么

麽之何足以涕漣嗚乎哀哉兮海壖非據江介可恫緹壑無百二山河之險狗軓靡三千組甲之雄愧田橫於島上羞吳芮於鄱中恨靨王之已後惡狙詐之弗恭豈皐陶不祀信陵荒墳之足憤悅於故封哉誦曰陸梁之地秦守粵門鐔城疑塞南野餘千海外有截甲弩戍屯賓闢南武織貊通焉亭皐彌望綿亘百蠻翡翠珠璣象齒犀角白雉紫貝朱禽孔雀瑇瑁珊瑚琅玕琥珀丹砂空青神芝異藥服食之物各以千百飯稻羹魚蠏鼈蠃

蛤蕷麴鹽豉蹄角皮草桂蠹鮫衣錫越絲葛鐵冶鼓鑄刀劍灑削果布輜轃華卉珍芳甘蕉橘柚菖蒲山薑甲煎沈水楓脂蚕香離支龍眼椒欖檳榔匭入包貢充溢上方海賈什一國以富強建德不道餘善請擊伏波南來有征無敵強不可不儆威不可不惕雍門有哀愴矣

陳迹

明文海卷十七

孔泉賦 何喬遠

李大夫詹隱君以仲冬之日舁容鹿之輿張綷雲之蓋祭清源之山徘徊盤石之上弄清泚于雲竇覩淮洌之玉界曰異乎哉自有造物以來即有此石自有此石以來即有此泉石坼而流泉泉生而出石不泡不湧含含脈脈不涸不盈汩汩劃劃於是何子振褰策而徐行躡芒屩而後至敬告大夫曰此孔泉也則有瀸濫異流沃氿殊出或酒醴之嘉名或貪盜之同娭龍城有如水之冷湖縣有爲鹽之質負立有不老之赤

泉神宮有長眠之英泌迅馮践而忽飛猛虎跑而自滴雷平以田叔得名臨城以舒姑號實維此泉也上下皆石其中平裂其竅如瓴其眼如玦測之莫知其源瀉之不見其絶若須彌之納芥忽下墜而如屑如吳姬之壓酒承溅溅而可啜且夫在昔閩越保於泉山記在漢書是其處也且夫有漢荒落鮮少十里一堠則猶廢櫛也千里一舍則猶齒鋸也而耳食之徒膠尚所聞輙以閩越之保聚歸之福州之疆禦如是則舜也至九疑以何因禹也穴會稽

而㫖據老子何以有流沙之行而穆王何以有弇山之御陋古前聞甘比荒述博雅君子願審自出于是奉寰宇之記呈海録之篇請大夫覽之大夫曰善哉爰命肴酒載酌載斟而遂言曰孔泉乎孔泉乎體既擬於臭目義亦尊乎洙泗葢孔觀之不舍非莊梁其同意于是明月舒光泉流𢠸沸大夫隱君復酌復盼爰歌爰咥少焉海水應潮遠流漲天睇之靡極望之無邊而比泉滉瀁皎好靚娟葢君子語大則天下莫載語小則莫能破焉

明文海卷十八

虎邱看月賦　黄尊素

武林有客吳者遝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邱葢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文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浮水際㪍艑小艇縱横若鷗鳧之集于是攜餖飣萸嘗靡薜荔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風出潛魚于水底落山鳥于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幻渺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湴

公子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蘼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覧勝者不逞巨麗以為觀也得趣者不捜奇地以為歡也其山不必龍蜓崔嵬嶄巖紆欝絶歸雁于碣石接飛烏于暘谷其水不必洶湧滂濞控清引濁天吴命儔而嘯侶鱣魚鋸齒而四足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魖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哀吟其中冶鳥焚巢其界客試畧海島之巨觀現吾邱之餘態勃窣叢

薄之中道遥雲岫之際過林莽背嶔歆平疇行漾孤峰
逶迤周圍一里之内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
雖窮搜而尚遺況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
風流皆足以醒弔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
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
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鼓鐘漏徹更殘
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
而不靈聽經聲于木杪掘藥草于寒汀山山明月處處

秋聲撫鶴嘆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邱有逕庭也客顧以蟻蛭蜂衙視之滅虎邱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蘇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黄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騒盈途員冠裁如大裾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

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爲波影山光攬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于轉轂畫鷁初閑而下矴彼江干之士女既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鶩鶩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遥傳屢起中心揺揺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楔齒雖絳縧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横江天風颯然摩

涔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救及其山雨廹脇沙潬中捍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撼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吴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依子百十為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揚潮之神兮來何暮呈俔偪之妙戲

羌逞能以相妬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為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潑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校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兵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為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于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

千人戈船三百艘淛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
潮以強弩比較射于波濤乃謂致師于水府彼氣機之
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荷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束楚
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
澉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艫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
閱簡別強弩分為五隊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
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
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于鴻毛故能馮河而暴

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明文海卷二十

弔南漢劉氏墓賦　黎遂球

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五羊城之東疑即昌華苑地先人有田在焉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因投以巨石空空有聲

乃內一雄雞其中自伺守至夜盡聞雞鳴無恙于是率子弟入將大發之見有金人如翁仲之屬者數十舉之各重十五六觔其正處二金像晃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㮽之有鏡一自發光燭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動其他異物尚多不可指識但先擕鏡歸來光動鄰舍亟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趨白官邑有司并拘縶之亟親臨其地視搜發一旦公私藉沒無餘其中

一棺即為掘者所糜骨齒稍有存者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葢南漢劉氏塚也予時方在公車因鄉人後來者曾得之目見為形容甚詳嗟乎慢藏誨盜理固宜然令予歸耕斯田庶幾為長守得不發然以彼固曾南面稱王一時之雄而藏身若此卒以不保是可弔爾聞素馨塚在花田間去此不甚遠今不知何者為是必尚在也又胡不偕之少畱乎為述此賦噫嘻嗟乎伊何其蘢蓯而杳杳冥冥兮潦與艸之依回

游人既不至兮綺紈寂寞而鍾鼓稀牛羊下上兮糞我禾黍水波汩沒兮暮漁既散而螢飛飛寒與暑兮荒熱鳥歌兮棋蘇絶唱而疲歸望美人兮不見今與古兮焉知忽吹沸其如崩兮誰爲君徙霣躬匌匌而放洩兮長啟蘭湯既已穢兮長髮流漿雕虎不可爲守兮何金人之顧女嗟竈勻之不與嘗兮惟瓊璜是圖砥室長夜如白日兮魂耿耿其倏殆寶鏡既已碎兮金舉又空魄氣融畜其或能語兮不爲君容翡翠被兮爲烟駭血拇兮

俟乎下風爗珍怪兮君實何德乎他人慎藏留兮羌白獻而又不得從鵑毘醇漿不以祭兮淹酡醉而逼迫風颸颸其來下兮徹心骨層城言言兮非故宮木葉落兮日夕虹橋蜿延以流花兮憺復照以花田之明月挹蔗漿兮行遠道采露花兮佩香草蓼岸紅兮流浩浩松栢兮青青伊何為兮食人腦呉宮鶴舞兮人氣逕侵驪山邈曠兮底沈沈高臺歌舞兮渺不可憑又何怨兮今之人亂曰朱趺翠盞翩其豔兮葩房便娟山鬼怨兮長劍幼

爻雄無敵兮靈氣如雲潰金石兮配德三五恒昭昭兮即鹿無虞在屯爻兮

明文海卷二十一

哀賦　周應賓

哀賦悼亡兒也余止獨子弱歲早凋雖人命有期而天性難遣愧無東門之達懼有西河之譏爰述此篇以暢厥意古稱溺者必笑余實似之其體本諸恨賦

其義比諸勞歌云爾

有生必死有死必哀試望蒿里孤冢纍纍誰不閔陳根而喟嘆攬洪樹以低徊矧余愛子茹恨而死別高堂兮頹顏棄寡妻兮稚齒行冉冉而不歸情惻惻其何已古者西河哭子爰喪厥明雖有嫌于過戚固無害于深情延陵習禮葬子嬴博遠封右以三號亦難忘乎骨肉童烏九齡厥有異資胡苗矣而不秀致子雲之餟而茂宏子亡實踐妖夢繄瓜葛之縈情每還臺而必慟故知死

有千端哀有萬類自古及今何可言旣乃若門祚衰薄嗣息伶仃甫叶熊羆之夢遽傷蕣菌之英零雨亂兮春花落浮雲起兮秋月冥綺羅散兮綦履絶金釭黯兮玉軫無聲已矣哉寢牀夕空朝觴不舉衣在椸而若蜕像靚面而無語望靈魂之不來徒倚户而延佇于是心痛若割淚下如雨撫棺匱以長號怨天道之不與至如秋氣變搖景物蕭瑟風入帷以瀏瀏木當庭而策策聞孤雁之嚦嘹暨蜻蛚之啁唧此時愁聲塞耳悶氣填臆神

一夕而九飛起撫枕以歎息泊乎素車發丹旐飛嬰輴夙駕駟馬悲嘶陟山河兮肅肅入墓門兮凄凄窀穸既掩送客辭歸莫不相視銜恤揮涕沾衣悵靈輀之空返睇斜日之曨曨徑草無色林鳥交啼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捨奕奕之華堂即漫漫之幽宇親戚是捐鬼魅是侶聽挽鐸與哀笳塊切怛而心楚非上聖之忘情安能惟此獨苦我形雖存我神已索顧孤影兮自憐歎百年兮儔託若濟川兮無津舟汎汎乎其焉泊若駕車兮無輔

行十步而九却念老人之無子知必擠乎溝壑爰寄哀于斯文冀通情乎冥寞

明文海卷二十五

感遇賦　張鳳翼

朝步江皐海日湧金長風鳴濤秋氣憭慄汀蘆蕭颸追嘒昔之三獻嗟吾生之二毛於是撫景感遇慷慨支髮緬懷往哲含酸銷骨爾乃伍胥僻楚汎縱奔吳吹笛行

市色猝容枯瞅故國之桑梓違江南之雄圖墜心飛雲扙血啼烏若乃洛陽燕季返燕領金盡途窮貂裘質淚恥一布之不貸憩易水以長喟至如范叔被讒摺脅折齒身辱形穢忍痛佯死匍匐登車倥偬投止若夫陳侯懼誅封印東歸目斷修武魂驚解衣悵奇計之未售閔長貧而心違以至賈傅見黜竢罪長沙湘潭沈日巫峽流霞惆遠志之莫酬弔三閭而興嗟是皆遘蹇運而躑躅丁末路以馳驅憤逐臣之狼疾抱孽子之孤疑何

生平之不辰今與古其弗殊肆岐路之慟哭阻前修之亨衢效正平之懐刺慕終童之棄繻何天路之峻絶懸雲逵其縈紆奄就羈以服役羌觸藩其多虞棨登樓以興懐叔哀系以名章世按劒乎無因悼絲桐之虚張紈進退其維谷信出入之未臧知怨尤之非訓亦重感夫彼蒼或均才而異值或德醜而殊食或宜速而獨淹或當豈而永滯或偕升而返下或同川而偏溺何紛錯兮不齊竟杳茫其莫測若夫命與運合功倚時隆振音鳴

鵷翮與游龍何焚舟之忙忙胡擊楫之忡忡止無待於卜居行無勞乎問相怏妙歲之遐舉擅壯年之傑望庸詎知其委蛇於黃金之堂逍遥於青雲之上悲乎哉得失靡常俯仰異狀豈天命之果純抑權衡之允當心維結其不舒宕徬徨而奚向已矣乎羲和西邁兮孰揮戈世變反復兮桑田波功業不建兮將奈何

清景賦　黄忠端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

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正未可
為當場人道也
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滄海而桑
田將何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雜處
塵囂之中將畢其身而營夫清景者天地不靳與侯王
不司權素封無從厚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
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
家擅名區地臨絶勝楚澤吳山梁園蔣徑樓倚重霄湖

涵金鏡飛絶巘而布瀑出層雲以懸磴鳥競嚶鳴之響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岩伏巉羞稱金谷有笙有竽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於山麓䶂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緑臨遠近之谿流觀魚泳而獸伏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此景悠然樂何如勝君乃僻棲遠村卧於丘首流水遶廬修竹參斗戴青箬兮披緑蓑雨後犂兮婦饁畝牛與羊兮下暮山鶯與燕兮啼春柳謝漢晉而不知量陰晴

於野叟見槿籬之宿露聽村雞之啼酉忽梧桐之月懸
醲濁酌而在手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為友或
乃長橋之畔太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
則濤白雪連極目兩涯則樹客天低淵客發激楚之謳
遊女歌採蓮之遺復有成羣鳧鷖倚岸蘭蓀櫓欵乃
香靄氤氳此時此景把臂間論誰羨貂蟬洗爾塵氛或
乃幽池舊畦閒庭小院有芡可採有水可灌窗櫺列入雲
之峯磴窄衣水之練來遠鳥兮孤枝盤雲虬兮荒莫復

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喈喈芰荷田田此時花下獨酌逸興翩躚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自陶遠繁華之俗子入吾室兮風姨當吾樽兮月姊流清露於曲欄舞楊花於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書弄管歌商忽風清於枕簟見雲起於縹緗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人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池漲綠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天治色寒光合成瓊玉宮故或入深林而散髮

或踞胡牀而嘯遊蘭亭流水之觴剡谿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瘦疣其清也豈在管絃之靚粉黛之浮居呑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鬬雞走狗浮𩿄鳴罿以為夷猶者乎

壯懷賦 黄尊素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懐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蝸穴中碌碌此身耶易水既渺壯士空歌朔

風塵尚在老馬忍甘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為隱為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能汗漫於九垓兼馳騖於八極高欲與鵷鸞比翔卑亦不與雞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别後自栽或就蘆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迹窮而白骨笞師出而封豕逐若夫會稽因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蕪臺汎烟浪兮五湖變鴟夷兮遠適笑屬鏤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阼僃耕養鴻鵠之羽戍卒

築鯨鯢之渡揭干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故若乃燕卿俠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睨馳見節旄之盡禿尋甘心於乳獄謝雨露之優渥嗌旃雪而何辭至如寄絲桐江泯跡羊裘漁唱舟晚釣石蘆秋領浦口之風月辭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於烏孫帳裏諸番匍匐稱壽都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楫中流之

浪請纓金馬之門鳴劒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焰藜書生生花辭客歌叢桂於小山賦長楊於鳷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賣賦皇宮藏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駡賊血可濺襟嬰城矢石之衝僵聲劒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回陰或有信陵義魄朱家俠腸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畀何傷符竊而晉鄙椎髡鉗而亡命藏卒能脫卯鄭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今莫不有

落落之豪懐英英之氣岸吞河獄以為稚焕星虹而獨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鵰鶚之横空而風高獨戰雖刧爐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懐未隕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顧蹀躞於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鸕䳟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魯陽之戈日還其慓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也如峨嵋之山攜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可攀南則

柱鑄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解蹶綬結茅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晝吟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畧訪禪支遁揭屐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蓴羮於千里問旨酒於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孤憤著書足卑公子吾黨如可彼心為道壯懷如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八册
作者=
页数=736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